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六十五

將帥部 二十六

機略第五

後周段永初仕後魏孝武時為左光祿大夫時有賊魁元伯生
西自崤潼東至鞏洛屠陷城壁所在為患孝武遣京畿大都督
匹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永進曰此賊無城柵唯以寇抄
為資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足
矣帝然其計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倍道兼進遂破平之
李賢初仕後魏漢武時為左都督安東將軍還鎮原州大統二
年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乃招集豪傑
與之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

莫施唯以殘剝為業夫以羈旅之賊而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
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賢乃
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為兩道衆夜鼓噪而出群賊大驚一戰而
敗狼乃斬閔遁走賢輕與三騎追斬之遷原州長史尋行原州
事四年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同涇州事
史寧討之後熾列陳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
州之人皆為其用我若總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
總率於我其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
軍分為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兵直指後
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悼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惧
我疑兵令其前不得戰退不得走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
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
後熾營收其妻子僮隸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局後熾與寧戰勝
才欲追奔忽聞賢至乃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生獲六
人賊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師還以功賞奴婢四十口雜畜數
百餘頭

于謹初為後魏元纂鎭曹從事率二千騎追討茹茹為賊所圍
謹乘駿馬一紫一騮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戰而出賊
以為謹也皆爭逐之謹乃出塞後為西魏驃騎大將軍從大祖
攻齊神武於邛山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偽降立於路左齊神
武軍衆勝逐北不以為虞追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軍大亂以
此大軍得全率兵鎮潼關進位柱國大將軍

李穆為西魏并州總管以功授都督河橋之戰大祖所乘馬中流矢驚逸大祖墜于地軍中大擾敵人追及之左右皆奔散穆乃以策扶大祖因大罵曰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不疑是貴人也遂捨之而過穆以馬授大祖遂得俱免

李弼為西魏秦州刺史從太祖東討洛陽弼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眾來至穀城弼遣軍士鼓噪曳柴揚塵貸文以為大軍至遂敗斬之虜其眾

韓雄為西魏東徐州刺史時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略與雄接壤頗為邊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叔略城東假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叔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城中遂斬叔略首

李遠初為西魏驃騎大將軍時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北齊神武屯兵河陽大祖以仲密所據遠難為應接諸軍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據常理而論實難救拔但兵務神速事貴合機古人有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銳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大祖嘉曰李萬歲所言老疆遠字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大祖率大軍繼進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

尉遲迥為西魏大將軍侯景之渡江梁元帝時鎮江陵既以內難方殷請脩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眾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乃移書請救又請伐蜀大祖曰蜀可取矣取蜀制

勝在此一舉乃與群公會議請將多有異同唯迥以為紀既盡
銳東下蜀必空虚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大祖深以為然謂迥
曰蜀之事必以委汝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
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兵銳騎星夜襲之平路
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腹心蜀人既駭
官軍之臨速必望風不守矣於是乃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
万俟吕陵始叱奴與綦連雄六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萬
匹伐蜀

王悅為西魏大行臺尚書從大將軍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陵
悅說其城主楊賢悅乃貽之書賢於是遂降悅又白武云白馬
衝要是必爭之城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
難武然之即令悅率輕騎徑趨白馬悅示其禍福梁將深悟以
城降時梁武陵王蕭紀果遣其將任珍竒欲先據白馬行次開
城聞其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大祖即以悅行刺史事

楊紹為西魏車騎大將軍從大將軍達奚武行漢中紹以為懸
軍敵境圍守堅城曠日持久糧饟不繼城中若致死於我懼不
能歸請為計以誘之乃頻至城下挑戰設伏待之脩初不肯出
紹又遣人罵辱之修怒果出兵紹率衆偽退城降以功授輔國
大將軍

宇文測為西魏大都督行綏州事先是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即
來寇掠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
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遣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

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則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
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
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
以備之

楊標行建州事東魏遣大保尉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循義
率兵與斛律俱會於是敵衆漸盛標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
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偽為大祖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
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洩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酋
令領所部四出抄掠擬拱軍費標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郡朝
廷嘉其權以全軍即授建州刺史

史寧為西魏涼州大都督宕昌叛羗獠并逐共王弥定而自立
寧擊走之弥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其密欲圖之乃揚聲欲
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羗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
羗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尔諸將思歸咸曰生羗聚散無常依
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日無成且弥定還得守藩將軍功已立
矣獠甘勢弱弥定足能制之以此還師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
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將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礼知無不為
以此諸軍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寧豈不能斬諸軍邪遂進軍
獠甘衆亦至與戰大破之生獲獠甘徇而斬之并執鞏廉王送
闕

賀若敦為西魏驃騎大將軍討陳將侯瑱于湘州時土人亟粟
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

士於中瑱兵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
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
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
岸遣人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
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殲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瑱者猶畏
敦之設詐逆遣杆擊並不敢受以故糧援既絕人懷畏懼敦於
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於營內多為土聚覆
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外若欲給糧者因召
測近村民楊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
以為實乃據守要險歛曠日以老敦師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
亦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

權景宣為西魏車騎大將軍鎮荊州與開州楊忠援安陸隨郡
久之隨州城民吳士英等殺刺史黃道王因聚為寇景宣以英
等小賊可以計取之若聲其罪恐同惡者衆乃與英書偽稱道
王凶暴歸功英等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戮之散其黨
與

陸騰為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陵州亦寵獠恃險廉獮每行抄
劫詔騰討之獠既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
樂及諸雜妓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杖或携妻子臨城觀樂
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惧不知所為遂縱兵討擊
盡破之斬首一萬級俘獲五千人後為隆州總管鐵山獠抄斷
內江路使驛不通騰乃進軍討之欲至鐵山乃偽還師賊不以

為虞遂不守備騰出其不意擊之應時奔潰一日下其二城斬其魁帥俘獲三千人招納降附者三萬戶
常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往歲出軍彼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雖有繫馬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盡兼與陝共為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奔晉之路凡屯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虜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集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選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待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心腹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賊害忠良闔境熬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第三策曰竊以後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大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屬塞表無虞河內底定唯彼趙魏獨為榛梗者正以有事二方未遑東略遂

使漳塗遊魂更存餘畧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
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
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
并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衡開府伊婁謙等重弊聘
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策後為徐州總管尉
遲迥友於相州詔孝寬伐之以小司寇叱列長丈為相州刺史
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大都督賀蘭貴齎書投孝寬
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遣人至相州
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
又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
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酒餼及芻粟以待
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儀司供設豐厚所經
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為洛京虛弱素無守
備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
迥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陽受賜既
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

齊王憲武帝建德五年為前鋒東伐憲守雀鼠谷帝親圍晉州
憲進兵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
遂屯於永安齊主聞晉州見圍乃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時柱國
陳王純屯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鷄栖原大將軍宇文盛
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
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為菴示有形勢令

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也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會被勒追還率兵夜逐齊人果謂栢菴為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李雄領左後軍從太子西征吐谷渾雄率步騎二千督軍糧於洮河為賊所持數日雄患之遂與偽和虜備稍解縱騎兵擊破之賜奴婢百口封一子為侯

隋宇文弼初仕後周為侯莫陳昝監軍率兵擊突厥弼謂昝曰黠虜之勢來如激矢去若絕絃若欲追躡良為難及宜遣精騎直趨祁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復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緩轡追討何慮不及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直上策也昝不能用之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出

達奚長儒初仕後周為左將軍勇猛中大夫與烏九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為聲援軌令長儒逆拒之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乘以大石沉之清水連穀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俘數千人及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

張威初仕後周為京兆尹高祖輔政時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為行軍總管從元帥梁眷擊之軍次通口謙守將李三王擁勁兵拒守眷以威為先鋒三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詈侮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至於是擒斬四千餘人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自西嶺攻其背儼遂敗走追至成都與謙大戰威將中軍及謙平進位上柱國

于仲文初為後周大將軍尉遲迥之亂仲文大破迥將檀謙軍
進攻梁郡迥守將李子寬遯走初仲文在蓼堤諸將皆曰軍自
遠來士馬疲弊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趨食列陳大戰既而破
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寇勝其計安在仲文笑
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
制勝諸將皆以為非所及也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
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
徐善淨曰檀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燭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
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
見仲文軍且至以為檀謙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
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地當勉其妻子其兵可
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
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總合伏兵發俱
曳柴鼓噪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柴水而死
水為之不流獲檀艦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滎陽人家執斬
之傳首關下

宇文忻為後周豫州總管從韋孝寬討尉遲迥迥背城結陣
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穎
李詢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囂而走
轉相騰藉聲如雷霆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
遂迥軍大敗而走

梁眷為益州總管高祖開皇初突厥方疆恐為邊患乃陳鎮守

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矣防遏之道自古為難所以周無上筭漢收下策以其候來忽往雲屯霧散疆則騁其犯塞弱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祚肇興宇內寧一唯
有突厥種類尚為邊梗此臣所以廢寢忘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宅先零尚在充國自劾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謹條安置北邊鎮烽候人馬糧貯戰守事意如別謹并圖上呈伏惟裁覽高祖嘉歎久之答以厚意

王長述為信州總管開皇初敵平陳之計修營戰艦為上流之師高祖善其能頻加賞勞與書曰每覽高策深相嘉歎命將之日當以公為元帥也

高穎為左領軍大將軍開皇初高祖嘗問穎取陳之策穎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土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便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傾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起益信又江南土薄舍多竹子所有儲積皆非地窖窖遣行人因風縱火得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長孫晟為左勳衛車騎將軍開皇中護突厥染干於朔州時別部有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為秦川行軍總管聽晉王節度出討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人畜數千頭

賀若弼為吳郡總管開皇中大舉伐陳以弼為行軍總管先是弼畫七策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為常及大軍南伐不復疑也其二使兵緣江射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東人以為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陳人覘以為內國無備其四積葦荻於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豫覺知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崗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克其七臣奉勅兵以義舉及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勅書命別道宣喻是以大兵渡江無不草偃十七日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楊素開皇中為伐陳行軍元帥時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大將軍劉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中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蛋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破賊千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仁壽中又以左僕射為行軍元帥出擊突厥于雲中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虜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知覺也俟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白屯磧南無復虜庭矣

來護兒為上開府開皇中高智惠據江南反以總管屯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初渡江鼓噪護兒進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於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

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為然護兒乃以輕船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一鼓破之智惠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

何稠為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眾為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論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欵桂州長史生文同鏐崇以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使邊民擾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釋之引崇共生并從者四人為設酒食而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散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師杜條遼羅州逆師龐靖等相繼降欵周法尚仁壽中為行軍總管討遂州叛遼平之雋州烏蛮反攻

陷州城詔令法尚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偽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之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引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獲其渠帥數千人虜男女萬餘口賜奴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馬二十匹後為定襄太守文業初煬帝幸榆林法尚朝於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鍾鼓相聞首尾相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聞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為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陣四面外距六宮及百姓

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奮擊車為壁壘重設勾陣此外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奔追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

楊義臣仁壽末為朔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為漢王將喬鍾葵所圖詔義臣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出其不意義臣脯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

李子雄為驃騎大將軍後坐事免煬帝初漢王諒亂帝疑幽州總管竇抗有二拜子雄為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擒抗遂發幽州兵步騎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

史祥為右衛將軍煬帝即位漢王諒發兵作亂遣其將綦良自塗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足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籌之不足齒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諒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率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率衆拒之祥至沮水兩

軍相當公理率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聚黎陽討綦良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棄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

唐李仲文武德初為行軍總管擊劉武周于雀鼠谷為其將黃子英所擒因詐危篤守者不以為意子英收豎本關中人思欲西歸陰結仲文仲文因為守者曰吾瘡臭君幸一扶我出營洗之守者數人持之至水向牧豎以子英駿馬數匹來詣仲文所仲文洗訖將入營人又扶之仲文曰媿君相扶詐若不自安者牧豎因曰公可乘馬去仲文陽為不敢牧豎固請之仲文與牧豎各乘一馬將至營門遂鞭馬遁已而營中大驚賊競追之行數十里迷失道追人且至於是棄馬竄林木間會暝追騎各去仲文遂得西歸上表請罪高祖慰喻之復令帥師以拒賊

盛彥師武德初為行軍總管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拒東寇及李密之叛將出山南萬寶以密威名不敢拒謂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決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為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為公說之便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挾路乘高刀楯者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度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矢刀楯即亂出簿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得入

田原九鼎
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陝州以為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
山南度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追擒伯當
以功封葛國公拜武衛大將軍
羅士信武德中為新安道行軍摠管及大軍至洛陽士信以兵
圍王世充千金堡其中人大罵之士信怒夜遣百餘人將嬰兒
數十從南而來至於堡下詐言從東都來投羅摠管也因令嬰
兒啼噪既而陽警曰此千金堡吾輩錯候忽然而去堡中謂是
東都逃人遽出兵追之士信伏五千人於路側候其開門奮擊
遂破之無遺類

任瓌武德中為河南道安撫大使至宋州屬徐圓即據兗州又
曹戴諸州咸應之副使柳潸勸環退保汴州瓌笑曰柳公何怯
也老將居邊甚久自當有計非公所知圓即俄又引兵將圍虞
城瓌遣崔樞張公謹自鄆陵領諸州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
以拒公謹乃諫曰樞與公謹並世充之將又諸州質子父兄皆
反此必為變瓌不荅樞至則分師質子則與土人合隊居守賊
既稍近質子有叛者樞因斬其隊帥城中人懼曰質子父兄悉
來為賊賊之子弟安可城守樞因縱諸縣各殺質子裹首于門
外遣使報瓌瓌陽怒謂諸將去者欲招慰尔何罪而殺之退謂潸
曰因知崔樞辨之既遣縣人殺賊質子寃隙曰大吾何患焉樞
果拒却圓即事平遷徐州刺史

楊武通武德三年為將軍擊王行本于河東乃掘圍以逼之武
通謂掘圍者曰若見賊但伏走以避之行本果出兵掘圍者走

行本奔趨之武通卒騎橫出擊之賊衆潰因縱兵乘勝殺七百
人自此兵勢漸弱

河間王孝恭武德三年以趙郡王為夔州總管時蕭銑據江陵
孝恭獻平銑之策高祖嘉納令大造舟楫教習水戰以圖孝恭
召巴蜀首領子弟量才授用致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實以為質
也尋授荆湘道行軍總管水陸十二總管發自陝州進軍江陵
攻其水城剋之所得船散於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船當藉其
用何為棄之無乃資賊邪孝恭曰不然蕭銑偽境南極嶺外東
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內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
舟楫何所用之今銑緣江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
進兵來去覘伺動淹旬月因緩其救吾剋之必矣銑救兵至巴

陵見船被江而下果狐疑不敢進退內外阻絕銑於是出降

李靖為開府武德三年蕭銑據荊州高祖授靖行軍總管兼攝
河間王孝恭行軍長史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一以
委靖其年八月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汎漲三峽路
險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
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
銑尚未知若粟水漲之勢倏然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
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孝恭從
之進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引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
靖曰士引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荊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
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

田所不獲
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率師與賊合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賊委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縱兵擊破之獲其舟艦四百餘艘斬首及溺水計萬餘人輔公柘之反也詔趙郡王孝恭東討勅追靖入朝面受方畧令靖副趙郡王其東道副元帥李勣任瓌等並受節度公柘遣水軍總管馮惠亮率舟師三萬頓于當塗柘浙江口築城又遣陸軍總管陳正通有衆二萬據當塗南路亦造柘自固並蓄力養銳以抗大軍孝恭乃集諸將會議皆曰公柘精兵並立守備為不戰之計城柘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丹陽既破惠亮等可不戰而擒孝恭欲從其議靖曰公柘精兵雖在水陸二道然其自統之兵亦是勁勇惠亮等城柘尚不可攻公柘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絕此便背腹受敵恐非萬全之計然惠亮正通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戰止為公柘主計令其持重今若攻其城柘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靖乃率其李勣黃君漢等水陸俱進大戰破之惠亮等奔走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柘余衆雖多不戰擁兵東走並相次擒獲

龐玉武德中為梁州總管遇巴州山獠相聚為亂王進兵討之梟其魁帥王多馨餘黨皆散移兵集州其符陽白石二縣反獠據嶮自守兵不得進軍糧且盡其二縣熟獠縣反者先為州里互有親戚皆言賊不可擊請王班師王徐云知之楊言曰秋穀將熟百姓不得收一切供軍非平賊吾不返也聞者大惧因謂

曰大軍不去食吾谷盡吾徒皆餓死矣何得拱手耶其中壯士入賊營各求其所親與相推結斬賊渠帥衆遂分散王隨而捕之無往不剋高祖嘉之賜以口馬

劉世讓武德中為廣州總管將之任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為其中路爾如臣所計請於噶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賞賜之數出奇兵畧其城下芟踐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曰非公無此住者乃使馳驛往經畧之

劉蘭為夏州都督府司馬武德中梁師都突厥之師頓於城下蘭偃旗卧鼓不與之爭鋒賊徒宵遁蘭追擊破之

柴紹為右驍衛大將軍武德中吐谷渾與党項俱來寇邊命紹討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

薛萬均為幽州裨將武德中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總管羅藝逆拒之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度擊之破賊必矣藝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

楊恭仁為梁州總管武德中突厥頡利可汗率衆數萬奄至州境恭仁隨方備禦多設疑兵頡利惧而退走屬瓜州刺史賀拔威擁兵作亂朝廷憚遠未遑征討恭仁乃募驍勇倍道兼進賊

不虞兵至之速剋其二城恭仁悉放俘虜賊衆感其寬惠遂相率執威而降
張長遜武德初為五原大守封范陽郡公時高祖遣使者高世靜致重幣於始畢可汗路經長遜所而會可汗死世靜准詔傳留不進處羅可汗聞而大怒將入寇騎已至河長遜令世靜出塞申國厚禮處羅乃意解解兵而去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六十五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六十六

將帥部 二十七

機略第六

唐張公謹太宗貞觀元年為代州都督其後李靖經畧突厥以公謹為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肆情窮凶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此則王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別部同羅僕骨迴紇延陀之類並自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二也突利被疑輕騎自免柘設出討匹馬不歸欲谷喪師立足無地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糗糧乏絕天降之灾因以飢饉可取四也頡利踈其突厥親委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內必生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

類寔多比聞自相囑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可取六也大宗深納之
李勣為并州都督貞觀三年為通漢道行軍總管至雲中與突厥頡利可汗兵會大戰於白道突厥既敗屯營于磧口遣使請和詔鴻臚卿唐儉往赦之勣時與定襄道大總管李靖軍會與議曰頡利雖敗人衆尚多若走渡磧保于九姓道遙阻深追則難及今詔使唐儉至彼其必弛備我等隨後襲之此不戰而平賊矣靖扼腕喜曰公之此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也於是定計靖將兵逼夜而發勣勒兵徑進靖軍既至賊營大潰頡利與萬餘人欲走渡磧勣屯兵於磧口頡利至不得渡磧其大酋長率其部落並降于勣虜五萬餘口而還乾封二年為遼東行軍總管勣拔高麗之新城遣副將契苾何力引兵守之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是高麗西境鎮城最為要害若不先圖餘城未易可下遂引兵於新城西南據山築柵且戰且守於是城中人夫仇等縛其城主開門請降勣遂引兵進破一十六城

侯君集為兵部尚書參議朝政貞觀九年將討吐谷渾伏允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為之副師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為阻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銳輕齎深入道宗追及伏允之衆於庫山破之伏允輕兵入磧以避軍官靖乃中分士馬為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使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

羅真踰谷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輕戰過星宿川至於柘海頻與虜遇遇皆大克獲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平土谷渾伏允之地而還

駱引義為處州刺史永徽二年阿史那賀魯寇庭州攻陷金嶺城詔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等討之引義上言臣聞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事無常准今有降胡來言賀魯獨據一城深溝高壘用以自固云今正初寒積雪兵必不遠來誠宜乘其此便一舉可以除勦若遷延待春恐事久生變縱不能結援諸國必應遠迹遁逃且兵馬此行本諸賀魯處密已許款誠處木昆等各思免禍皆知大兵欲至庶望安全淹留不進慮更為合然嚴冬風勁馬瘦兵寒瘡墮之憂難量進退又不可久停兵馬虛費邊糧見我不前成其黨附伏望且寬處月處密之罪以誅賀魯為名除禍務絕其源未可先取其枝葉但此兩姓見其坐奪不示招携必自深據如棄而西過則近有後憂先事誅夷未可即克捨而勿問則感義前驅事定從宜徐申弔伐此乃威恩兼舉遠攝邇安向使兵馬早來賀魯久已懸首前櫟雖失須為別圖望諸于射脾部落及發處月處密契苾等兵六千人各齎三十日糧往掩襲大軍頓於憑水秣馬畜兵以為聲勢此則驅率戎狄攻彼豺狼失則無損國家利則功歸社稷且番人行動須約漢兵東西犄角又資翹翼簡胡騎以攻其前率漢兵以躡其後賀魯進退無路理即可擒百勝之謀在斯一舉臣恐

恐建方至日為計不同軍謀幸舛後悔無及帝從其言乃制引
義與梁建方同經略之

蘇定方為左武侯中郎將永徽中率兵討突厥賀魯時大雪平
地三尺軍中咸請停兵候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
當憇息追之可及若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
也於是勒兵陵雪晝夜兼進所經收其人衆遂至雙河去賀魯
所居一百餘里布陣長驅徑至金牙山賀魯牙帳時賀魯集衆欲
獵定方縱兵擊之尽破其牙帳擒數萬人賀魯脫走投石國定
方令副將蕭嗣業往石國以追賀魯擒歸于京師

劉仁軌龍朔二年為帶方氏刺史與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衛
將軍孫仁師熊津都督劉仁願大破百濟餘衆及賊於白江拔
其周留城百濟偽王扶余豐走投高麗初仁願與仁軌既拔百
濟之貞峴城詔仁師率兵激海以為之援扶余豐南引倭賊以
拒官軍仁師逆擊破之遂與仁願之衆相合兵士大振於是諸
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
則傷損將士固守則日用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賊之巢
穴群兇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克周留城則諸城自下於
是師仁願及新羅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別率杜奕扶余隆
率水軍及粮船自熊津江至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仁軌
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漲天海水
皆赤豐脫身而走獲其寶劔偽王子扶余忠志等率士女及倭
衆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至麟德元年仁軌上表曰臣蒙

陸下曲盡天獎棄瑕祿用授之刺舉又知東帥財輕職重憂責更深常思報效異雙萬一智力淺短淹滯無成久在海外每從征役軍旅之事實有所聞輒具狀奏伏乞詳察臣今覩見在兵士手脚沉重者多勇健奮發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單寒唯望西歸無心展效臣因問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何因今日兵士如此停耕也留弱皆報臣云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亦別貞觀永徽年中東西征役身死王事並蒙勅使予祭追贈官職亦有迴亡者官爵與其子弟從顯慶五年以後征役身死更不惜問往前度遼海者即得一轉勲官從顯慶五年以後頻經渡海不被記錄州縣發遣百姓充兵者其身少壯家有錢財賂與官府任自東西藏避即並得脫無錢用者雖是老弱推皆令來顯慶伍年破百濟勲及向平壤苦戰勲時將士號令並與高官重賞百方購募無種不道此到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勲州縣追呼求任不得公私困弊不可盡言發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獨海外始逃又本為征役蒙授勲級將為榮寵頻年征役唯取勲官率免辛苦與白丁無別百姓不願征行特由於此陛下再與兵馬平定百濟留共海外經畧高麗百姓有此議論難為成就功業臣聞琴瑟不調改而更張布政施化隨時取適自非重賞明罰何以成功臣又聞見在兵士舊留鎮五年尚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因如此單露並報臣道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自從離家已經二年在朝陽瓮津又遣來去運糧涉海遭

風多有漂失臣勸責見在兵士衣裳單露不堪度冬者大軍還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來年秋後並無准擬陛下若欲殄滅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相影響若無兵馬還成一國既須鎮壓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議不可得成功效除此之外更須褒賞明勅慰勞以起兵士之心若依今日已前處置臣恐師老且疲無所成就臣又見晉伐平吳史籍具載內有武帝張華外有羊祜杜預籌謀策畫經緯諮詢王濬之徒折衝萬里樓船戰艦已到石頭賈充王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天下武帝云平吳之計出自朕意張華同朕見爾是非不同華背如此平吳之後猶欲若繩王濬賴武帝擁護始得保全不逢武帝聖明王濬不存首領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撫心長歎伏惟陛下自百濟以亡欲取高麗須內外同心上下齊奮舉無遺策始可成功百姓既有此議更宜改調臣恐是逆耳之事無人為陛下盡言自願老病日侵殘生能幾奄忽長遊啣恨九泉所以披露肝膽昧死奏陳帝深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率兵度海與舊鎮兵交代仍授扶余隆熊津都督遣歸本國共新羅和親以招集其衆之余勇者扶餘隆豐之弟也時走在倭國以扶餘豐之應故仁軌表言之

劉仁願龍朔中為熊津都督與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餘賊於熊津之東初蘇定方之軍還也仁願仁軌等尚在百濟之熊津城帝與勅書曰平壤軍迴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共其屯守若金法敏籍卿等留鎮宜切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放

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劉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專之可也況在滄海之外密邇豺狼者哉且人臣當進思盡忠有死無二公家之利知無不為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腹心雖寇孽充斥而備預甚嚴宜勵戈秣馬擊其不意彼既無備何攻不尅戰而有戰士卒自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奏上更請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當出師命將聲援統接兇逆自殲非唯不棄成功實永清海外今平壤之軍既迴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通藪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脚即為亡虜拔入新羅又是坐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暴

舊將無始殘雲過甚余豐猜惑外合內離鷓鴣梟共處勢必相害唯宜

扶余福信

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扶余豐及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使謂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將送也仁願遂與仁軌掩其不備出擊之拔其支羅城及尸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衆仍分兵以鎮守之福信等以貞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怠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草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遂通新羅軍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其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赴熊津以益仁願之衆裴行儉為秦州鎮撫右軍總管儀鳳二年討西突厥擒其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別師李遮旬以歸初都支遮旬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議者欲發兵討之行儉上書曰吐蕃叛擯干戈未息敬玄審札失律喪師安可更為西方主事今波師王身没子

泥涅帥師充質在此君遣使往波斯冊立即路由二蕃便宜從事可不勞而有功也高祖從之因命從儉冊送波斯王乃為安撫大食使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已而西揚言使其下回今正炎蒸熱坂難冒自涼秋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徐乃詔四鎮諸蕃酋長謂曰昔任西州長史憶此從禽未嘗厭倦雖遠京輦無時暫忘今因是行欲尋舊常誰能從吾獵也蕃酋子弟投募者僅萬人行儉假為畋遊校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使親問其所安否外示閑假似非討襲績又使人從召相見都支先與遮旬通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子姪守領等五百餘騎就營求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箭召諸部酋長悉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齎糧曉夜前進掩遮旬遮旬聞都支就擒遽詣行儉降於是時將吏已下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調露元年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首領初行儉卒衆行至朔州謂其下曰兵法尚詐者謂以權謀制敵也若御其下則非誠信不可行也蕭嗣業運糧被抄兵多餒死所以敗也狡寇狙怙不可以不備乃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伍人各齎佩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之兼以精兵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馳車就井泉解鞍放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待盡餘衆奔潰自是續遣糧運莫敢近之者

王方翼為安西都護時突厥車簿反叛圍弓月城方翼引軍兵

救之至伊麗河而賊衆來拒縱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俄而三
姓咽麵悉發衆與車簿合勢以拒方翼方翼屯兵熱海與賊連
戰流矢貫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覺者既而所將蕃兵謀
執方翼以應賊方翼密知之悉召會議佯出軍資以賜之續引
出斬之會大風又振金鼓以亂其聲遂誅七千餘人分遣裨將
襲車簿咽麵等賊既無備因是大潰擒首領三百人西域遂定
唐休景為左武衛右金吾二衛將軍則天長安中西突厥烏貊
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守西道絕表奏相繼則天令休璟與
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便遣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
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矣
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又謂魏元忠及楊再思李嶠姚

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郭元振中宗景龍中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先是娑葛與阿史
那闕啜忠節不和屢相侵掠闕啜兵衆寡弱漸不能支元振奏
請追闕啜入朝宿衛移其部落入於瓜沙等州安置制從之闕
啜行至播仙城與經畧使左威衛軍周以悌以悌謂之曰國家
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下有兵衆故也今輕身入
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唯官賞難得亦恐性命
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不厚賂二公留
不行發安西兵并引吐蕃以擊娑葛既得報讎又存部落如此
與入朝受制於人豈復同也闕啜然其言勒兵攻于闐坎城獲
金宝及生口遣人間道納賂於宗紀元振聞其謀遽上疏曰往

者吐蕃所爭唯論十姓四鎮國家不能捨與所以不通和今吐蕃不相侵擾者不是顧國家和信不來直是其中國諸豪及泥婆羅門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躬往南征身殞寇庭國中
大亂嫡庶共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兼以人畜疫癘財力困窮
人事天時俱未稱遂所以屈志且與漢和非是本心能忘情於
十姓四鎮也如國力殷足之後則必爭小事方便絕和縱其醜
往來相合擾此必然之計也今忠節乃不論國家大計直欲公
為吐蕃作鄉導主人四鎮機危恐從此啟項年緣默啜憑凌所
應處兼四鎮兵士歲久貧羸其勢未能為忠節經畧非是憐突
騎施也忠節不体國家中外之意而別永吐蕃吐蕃得志則忠
節在其掌握若為復得事漢吐蕃於國非有思有力猶有爭十
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之後或請分于闐踈勒不知欲何理抑
之又其國中諸蕃及婆羅門等因見今攜背忽請漢兵助其除
討亦不知欲以何詞拒之是以古賢人皆不願受夷狄妄惠非
是不欲其力懼後求貨無敢故臣愚以為用吐蕃之力實為非
便疏奏不省楚客等既受闕啜之賂遂以遣攝御史中丞馮嘉
賓持節安撫闕啜以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使領其涼巴西兵
募兼徵吐蕃兵以討娑羅娑葛進馬使娑臘知楚客計馳還
報娑葛是日發兵五千騎出安西五千人出撥換五千騎出焉
耆五千騎出踈勒時元振在蘇勒於河口柵不敢動闕啜在計
舒河口候見嘉賓娑葛兵掩至生擒闕啜殺嘉賓等又殺牛師
獎於大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楚客又奏請周以悌代元振

統衆徵元振將陷之使阿史那敵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者以取
娑葛娑葛遺元振書曰與漢本無惡只讐言於闐啜而宗尚書助
闐啜金枉擬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次而來奴等豈坐受
死又聞史敵欲來徒擾亂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
元振以娑葛狀奏于朝廷楚客怒奏元振有異畷元振使其子
鴻間道具奏其狀以悌竟得罪而流于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
赦娑葛罪罔為十姓可汗

王峻玄宗時為大僕少卿隴右群牧使開元二年吐蕃精甲十
萬寇臨洮軍詔峻與隴右防禦使薛訥擊之峻率所部三千人
卷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吐蕃於大來谷口遣其將
坐達延率兵繼後峻乃出奇兵七百人衣吐蕃衣服襲之相去

五里分為二隊使前隊遇寇大呼而後隊擊鼓以應之蕃衆大
懼疑有伏兵自相殺傷死者萬計會薛訥率衆至武街谷去大衆
二十里為賊所隔峻率兵迎訥之軍賊置兵於兩軍之間連數
十里峻夜出壯士銜枚擊之蕃賊大潰乃與訥合軍掩其餘衆
追奔至洮水殺獲不可勝數尽收其所掠牛馬而還明年突厥
默啜為九姓所殺其下酋長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之內俄而
小殺繼立降者漸叛峻上疏曰突厥時屬亂難所以款塞降附
其與部落非有讐嫌情異北風理固明矣養成其釁雖悔可追
今者河曲之中安置降虜此輩生梗實難處置日月漸久姦詐
逾深窺邊間隙必為患難今有降者部落不受軍州進止輒動
兵馬屢有傷殺詢問勝州左側被損五百餘人私置烽鋪潛為

抗拒公私行李頗實危懼北虜如或南收降戶必與連衡臣聞投
蕃歸人云却逃者甚衆南北信使委曲通傳此輩降人翻成細
作儻收合餘燼來逼軍州虜騎憑陵胡兵應接表裏有敵進退
無援雖復韓彭之勇孫吳之策令其制勝其可必乎望至秋冬
之際令朔方軍盛陳兵馬告其禍福啗之以繒帛之利示以麋
廩之饒說其魚米之鄉陳其畜牧之地並分配淮南河南寬鄉
安置乃給程糧送至配所雖復一時勞弊必得久長安穩二十
年外漸染淳風持以銳兵皆為勁卒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
中安置則高麗浮虜置之沙漠之西編氓散在青徐之右唯利
是視務安疆場何獨降胡不可移徙近者在邊將士爰及安蕃
使人多作諛詞不為實對或言北虜破滅或言降戶安靜志欲

自言功效非有以詢邦家伏願察斯利口行茲遠慮邊荒清晏
黎元幸甚臣料留住之意謀者云遵故事必言降戶之輩舊置
清河之中昔年既得康寧今者還應穩便但時異事变先典攸
傳往者頡利破亡邊境寧謐降戶之輩無復他心所以多歷歲
年此類皆無動靜今虜見未破滅亡戶私使往來或畏北虜之
威或懷北虜之惠又是北虜戚屬夫豈不識親疎將比昔年安
可同日臣料其中頗有三策若盛陳兵馬散令分配內獲精兵
之實外祛黠虜之謀斲勞永安上策也若多屯士卒廣為防備
亭障之地蕃漢相參費甚人勞比下策也若置之朔塞任之來
往通傳言息結成禍胎此無策也伏願察此三者詳其善惡利
害之狀長短可尋縱因遷移或致逃叛但有移得之者即是今

日良面留待河水恐即有變臣蒙天澤叨居重鎮逆耳利行敢不盡言疏奏未報降虜果叛勅峻率并州兵西濟河以討之後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時突厥跌跌部落及僕固都督勾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謀引突厥共為表裏陷軍城而反峻密請誅之八年秋峻誘跌跌等黨與八百餘人於中受降城宴樂酒酣勒兵盡殺之突厥降者由是遂尽峻還遷兵部尚書復充朔方軍大總管

張守珪為左金吾員外將軍吐蕃陷瓜州以守珪為瓜州刺史黑離軍使領餘衆修築州城板楯纜立賊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顧失色雖相率登陴略無守禦之意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脩復廨宇收合流亡皆復舊業

王君奐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六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小谷又移攻茸州焚燒市里而去君奐候其兵疲整士馬以掩其後會大雪賊途凍死者甚衆賊遂取積石軍西路而還君奐令副使馬元鹿裨將軍李車蒙追之不及君奐先令人潛入賊境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山將息甲牧馬而野草皆死馬死過半君奐與秦州都督張景慎等率兵襲其後入至清海之西時海水合將士並乘冰而渡會悉諾邏已度大非山輜重及疲兵尚在清海之側君奐縱兵尽俘獲之及馬牛數萬

王忠嗣天寶初為河東節度使每軍出即各召本將付其兵器令給士卒雖一弓一箭必書其名姓於上以記之軍却罷納若遺失即驗其名罪之故人自勸甲仗充物後為朔方節度使每至玄市時即高估馬價以誘之諸蕃聞之競東求市來輒買之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

哥舒翰天寶六年為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部眾至積石軍獲取之共呼為吐蕃交前後無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難德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中率驍勇馳擊殺之吐蕃餘或挺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

李光弼為北京留守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安祿山賊將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庭珣等四偽帥眾十餘萬來攻大原光弼所部將士聞之皆懼議欲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城周四十里賊垂至今興功役是未見敵而自疲矣乃躬率士卒百姓外城掘壕以自固脫擊數十萬眾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即倍增壘於內壞輒補之賊有城外詬詈戲侮者光弼令穿地道一夕而擒之自此賊將行皆視地不敢逼城強弩發石以擊之賊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城中長幼咸伏其智畧乾元二年七月加天下兵馬副元帥是年逆賊史思明寇陷洛陽光弼令于叔真守汴州戰不勝與董秦梁浦劉從諫等降思明其將李詳留守汴州思明又使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下江淮南謂之曰收得其地之日每人任取兩船錢帛將來思明乘勝而西光

弼至東京謂留守常山曰賊乘鄴下之勝送死王畿難與爭鋒
洛城無糧又不可守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
以待之亦足以自固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夫
兩京相寇貴進尺寸之間耳今委百五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
若移軍河陽此沮澤潞三城以抗賊勝即擒之敗則自守表裏
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援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
如公論軍旋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光弼遂移牒留守及
官吏悉從令軍士運油鐵以為戰守之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
令將士赴河陽判官常損曰東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弼曰
令守東京汜水萇嶺伊闕各須人子為兵馬判官令判官分守
得否既而遲迴未出城賊已至故城矣光弼引兵趨河陽行至

石橋天暮令秉炬徐行與賊相隨亦不敢來擊乙夜方入河陽
城賊又於墻南掘壕塹築月城以拒光弼但屯於白馬寺不敢
居東京於是汝鄭滑等州相次陷沒於賊史思明攻河陽光弼
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
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也抱玉受命勒兵守南城賊帥周摯
領安大清徐璜王等先攻南城將陷之抱玉乃給之曰吾糧尽
明日當降賊眾大喜歛軍以俟之抱玉因得繕完設備明日堅
壁請戰賊怒其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眾摯
領軍却退光弼自將于中灘城城外置柵籬籬外掘大塹闊二
丈深如之周摯捨南城力攻中灘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
羊馬城以拒賊光弼於城東北角樹一小旌旗下望賊軍賊持

衆直逼其城以車千乘載木鵝象衝闕樓幢車隨其後勒兵填城下壘三面各八道過其兵又當壘開柵各置一門光弼遙望賊填塹開柵過兵逼城使人語荔非元禮曰中丞看賊填壘過兵居然不顧何元禮報之曰大尉擬守乎擬戰乎曰戰曰若戰賊為我填壘大尉復何怪也光弼曰吾智不及汝也汝其勉之元禮候柵開門遂勒兵出戰一逼賊軍退走數百步元禮料賊衆陣堅雖出入馳突不足以破賊遂傳弓收軍却退光弼遙望軍退大怒使人喚元禮欲按軍令元禮曰戰正忙喚作何物元禮遂退入柵中賊亦整軍不敢逼良久元禮令軍令鼓譟出柵門徒搏齊進衝賊大潰擊又整軍壘北而下將攻北城光弼亦領衆入北城救之登城望賊曰彼雖衆亂而囂不足懼也當為公等日午而破之遂命將士戰日午不決謂諸將曰向來賊何處最堅而難犯曰某處令郝玉以五百騎當之又問更向何處堅命論惟真以三百騎以當之光弼令之曰爾等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便宜而進退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軍退者斬玉等策馬赴賊有一將援槍刺賊洞於馬腹連及數人一將逢賊不戰而退光弼召不戰者斬之乃命援槍者以絹伍百疋賞之令赴戰頃臯郝玉奔歸光弼望之驚曰郝玉退吾事不成矣命使者取玉頭來玉見使者曰馬中箭非敢敗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換馬而復戰玉等決死往戰光弼連麾三軍望旗而俱進聲動天地一鼓而破之僕固懷恩為李光弼右廂兵馬使光弼守河陽命懷恩收懷州城官軍頗不利懷

田原方罪
恩設策潛通地道取賊號詐傳號令賊軍亂遂收懷州城生擒
偽刺長安大清及軍將楊希文送闕下初河朔人唐希俊為賊
所役官軍得之光弼將按軍令懷恩救免及是通地道獲賊號
皆希俊自地道先入與懷恩期於周東門登牆以呼懷恩遂梯
城而上甲士繼登斬賊六七千乃擒大清等

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乾元元年十月破逆賊安慶緒十萬衆
生擒其弟慶和初子儀自杏園渡濟河背水而陣設臂以待慶
緒而安泰清率衆以拒官軍慶緒聞衛州圍逼悉師而南分為
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安雅俊王福德為佐田承嗣將下軍榮
敬超為佐慶緒自將中軍以孫孝哲薛高為佐初子儀之列陣
也又遣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其衆曰吾師陣于外

若小退爾當登壘鼓噪而悉衆攢射又先建高木為三樓以望
慶緒之進退賊軍纖塵所起此皆盡知及明日戰鋒刃接子儀
麾其屬偽奔於壘慶緒果逐之善射者萬弩齊發賊軍潰走奔
相州子儀乘勝收衛州代宗永泰初子儀出鎮河中是時僕固
懷恩誘吐蕃迴紇來寇子儀親喻迴訖皆捨兵降馬拜曰是吾
父也子儀招首領等各領其酒與之重錦言如初子儀因說迴
紇曰吐蕃本吾舅甥之國無負而至是無親也若倒戈乘之如
拾芥耳且其羊馬蔽地數百里是謂天賜不可失之也今能逐
我以利舉與我繼好而凱旋不亦善乎會懷恩暴死于靈州群
虜無所統遂許諾吐蕃知之其夕奔退迴紇逐之子儀分衆軍
以接其後吐蕃大敗而迴紇逐之至靈臺再破之大歷九年子

儀入朝代宗召對延英語及西蕃充斥苦戰不暇言發涕零既退復上封論備吐蕃利害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餘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戰馬三萬終敵一隅自先皇帝龍飛靈武戰士從陛下收復兩京東西南北曾無寧歲中年以僕固之後又經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與天寶中有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勢疆十倍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每歲來闚近郊以朔方減十倍之士當吐蕃加十倍之騎欲來制勝豈易為力近入內地稱四節度每將盈萬每賊兼乘數四臣臣所統將士不當賊四分之一所有征馬不當賊百分之二誠合固守不宜與戰又得馬璘牒賊擬涉渭而南臣又堅壁恐犯畿甸若過畿內則國之大恐諸道易搖外有吐蕃之強中有易搖之衆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伏以陛下橫制勝之術力非不足但慮簡練未精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濶勢分願陛下更詢讜議慎擇名將俾之統軍於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萬則制勝之道必矣未可失時臣又料河南北山南江淮小鎮數千大鎮數萬空耗月餘曾不習戰臣請抽赴關中教之戰陣則軍聲益振攻守必全長久之計也臣猥蒙任垂二十年今遇齒髮已衰願避賢路止足之誠神明所鑒詔曰卿深慮遠憂殊沃朕心始終倚賴未可執辭也

卷之三百六十七

鼓吹

鼓吹

鼓吹

鼓吹

鼓吹

鼓吹

鼓吹

鼓吹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三百六十七

大將師部二十八

機略第七

唐王甫代宗時武將也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長安甫誘長安
惡少數百人集六街鼓於朱雀街大鼓之吐蕃聞之震懼乘夜
而遁初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寵將劫京城士女工匠整隊伍還
蕃及是聞鼓聲謂有變乃狼狽奔潰

段秀實代宗大曆初為邠寧節度馬璘都虞候璘既奉詔徙鎮
涇州其士眾嘗自四鎮二庭赴難中原僑居驟移頗積勞怨刀
斧將牙童之因人心搖動以為亂或告其事且曰候嚴警鼓為
約矣秀實乃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曰每更籌尽必來報每白

之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曙籌既差而牙童之乱不能作明日告者復白今夜將焚橐塲期救火者同作亂秀實便嚴加警便夜半火發乃使令於軍中曰救火者斬童之居外營請入救火不許明日斬之捕殺其黨凡十餘人以徇曰敢後徙者族於是遷

涇州

張光晟為振武軍使德宗建中元年八月光晟殺迴紇之歸國者初迴紇前後繼至有九姓胡雜之通名迴紇凡千余人納馬于唐而徵其懸佑留京師或拾數年資產極厚常為暴橫有司不能禁止大曆十一年迴紇襲振武使攻東陁越代及忻至于大原大殺掠以還十四年復修舊好使其帥突董統還其國貨貸甚殷及振武留數月厚求給養曰食肉千斤他費稱是光晟

苦之

一云迴紇笑董梅錄領眾并新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興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討共裝索頗多潛令驛吏以長錐刺

之則皆引致京師婦人也

會可汗頓莫賀新立盡殺九姓胡人皆恐不敢還

多道止突董部之益峻群胡迫急乃密獻計於光晟請盡殺迴紇之種若以兵臨則胡人拱手不敢抗光晟嘉諾焉乃表獻策曰迴紇本人非多助其疆者群胡耳今聞其國方亂頓莫賀新立未得眾移地健有孽子及宰相梅錄各將數千人方相圖未報且兵非利不往人非財不聚虜無財利一亂不可定夫兼弱攻昧取亂侮忘者聖人之道陛下不以此時乘之而復歸其人奉其弊此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者也請盡殺之光晟乃使將校過其門陽不為礼突董果怒執而便之光晟乃勒兵圍擁迴紇并群明皆殺之收馳馬數千繒帛十餘萬獨留二胡為證且告

曰迴紇扶辱大將乃謀陷振武胡有密言者故先事誅之帝徵光晟還以彭合芳代焉且使中官王嘉祥與迴紇使聿達千階往致其意

朱滔為幽州留後建中初成德軍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成德軍節度使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東鹿滔命偏帥守東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圍東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滔績帛為後視象使猛士百人象之鼓噪奮馳賊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

嗣曹王臯為江南西道觀察建中初李希烈反賊樹堡柵於蔡山臯度峻險不可攻乃声言西取蘄州理戰艦分兵傍南涯與舟師沂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戰艦南北與臯兵

相直去蔡山三百里賊亦隨之乃令徒兵悉登舟迴舟順流東下不一日乃拔蔡山柵賊亦還兵救柵間一日方至又大破之因進攻蘄遂拔之降其將李良復黃州斬首千餘級軍益振馬燧為河東節度使建中三年加魏博詔討使討田悅悅求救於淄青鎮州燧軍次於漳水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為固軍不得度燧乃於下流以兵車數百乘維以鐵鑊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糧少悅深壁不戰欲老燧師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等夾洹水而軍李抱真等問曰糧少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而不致於人今田悅於淄青鎮州三軍為首尾計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

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固當戰也燧為諸公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逾洹水曰挑戰悅不敢出鎮州兵自以軍少懼為燧所并引軍合於田悅燧又令於軍中曰悅死傷之余安敢出戰所恃者淄清軍爾吾當先破淄清軍則田悅坐受降也淄青軍聞懼亦引軍合於田悅悅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之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時擊鼓鳴角潛師傍洹水西徑趨魏州令曰聞賊至即止為陣又令百騎鳴鼓角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悅乃統淄青鎮州兵步騎四萬餘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噪而進燧乃坐軍前除草斬榛棘廣百步以為陣募勇士得伍千余人分為前引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乃縱擊之

悅大敗時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河東軍勝諸軍還闔合擊又入破迫切洹水悅軍走橋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殺賊大將孫晉卿安墨啜生獲三千餘人溺死者不可勝數淄青軍殆盡死者相枕籍三十里悅收兵得千餘人夜走至魏州

伊慎為蘄州刺史充江南西道節度都知兵馬使建中末車駕在梁洋鹽鐵使包佶以金幣沂江將進獻次于蘄口賊已屠沂州遣驍將杜少誠將騎步萬餘來寇蘄黃以絕江道慎兵七千遇于永安戍慎列樹三柵相去纔數里偃旗卧鼓於中柵少誠至分兵而圍之軍伍未定中柵聲鼓三柵悉兵以擊賊兵大亂少誠脫身以免斬首級不可勝數江路遂通

渾瑊建中末從德宗幸奉天為行在都虞候朱泚至乃出軍戰

于城東王師不利賊遂乘勝奔突將入官軍與賊隔門相持自
卯至午殺傷頗甚門內有草車數乘城乃令虞侯高固等推車
塞門焚之以禦乘火以禦乘火力闖賊衆遂退然重圍已合脩
攻具以僧法堅為匠師造雲橋成濶數十丈以下拒輪為脚推
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為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
構木為廬覆以牛革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旗下以填壕壅矢
石不能傷城中恟惧相顧失色城與防城使侯仲莊搯雲橋來
路先鑿地道下可深丈余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焚
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是時北風正
急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
以寒餒又少甲冑城但感激誠厲之以飢弱之衆當劇賊之鋒
雖力戰應敵尚憂不濟少卿已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
脚偏陷不能進須臾風乃熾轉雲焚為灰燼焚死者數千城中
歡譟振地

馬勛為梁州裨將興元元年二月德宗在奉天欲移幸梁洋時
山南西道節度使嚴振遣兵五千至盩厔以俟南幸其將張用
誠陰謀背叛輸款李懷光朝廷憂之會勛至帝臨軒與之謀勛
曰請計曰至山南取節度節召之即不受召人當斬其首以復
命帝喜曰幾日當至勛剋日時而奏帝勦勞而遣之勛既得震
符及壯士五人偕行既入駱谷用誠以為未知其叛以數百騎
逐勛勛與之俱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曰天寒且休軍士軍士
皆退勛乃令人多焚草以誘之軍士皆爭附火勛乃從容出懷

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駭起走壯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誠之子居後引刃砍勛勛左右遽承其臂刀不甚下微傷勛首遂革殺其子而仆用誠於地令壯士跨其腹以刃擬其喉曰聲則死之勛即馳就其營軍士已被甲執兵矣勛大言汝等父母妻子皆在梁州一朝棄之從人謀反將欲滅汝族耶大夫使我取張用誠不問汝輩乃何為乎衆驚伏於是縛用誠送洋州震杖殺之拔其二使總其衆勛以藥自封其來復命愆約半日帝頗憂之及勛至甚悅

李晟為神策行營節度使興元元年德宗在梁洋晟令判官張或攝京兆尹權知府事權署官吏四十餘人微歛芻粟數曰山積號令軍士以收復宮闕為志自銜駕南幸河中李懷光脅奪

諸軍士馬頗衆朱泚兵亦未衰晟以孤軍中立財力未集恐為二盜所併乃卑詞厚意偽致誠於懷光外示推崇之實內輯兵賦以濟其志旬日之後軍用整備懷光患之稍移軍涇陽與朱泚約同滅晟晟致書懷光異其惑寤懷光得書雖暫懼然兇悞之性終不能悛晟懼為所并乃密疏請徙軍東渭橋帝不許懷光為亂益急時鄜坊節度使度建徽神策將陽惠元及晟與懷光聯營城以事迫會有中使過晟營晟乃令軍曰奉命徙屯渭橋乃為陣而行至渭橋不數日懷光果遂建徽惠元而劫其兵建徽走免惠元死於好畤晟軍東渭橋大陳兵告以收復之事衆皆奮躍會將吏數輩自賊逃來言朱泚分離可滅之狀軍士增氣先是賊將姚令言及偽中丞崔宣咸使人來覘發軍之期

悉為候騎所得及是晟陳師引覘者示之謂曰爾報諸賊勉力自固無不攻於賊也各飲之酒給錢而遣之仍遺宣書令其善守乃移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等剋期齊進初晟將收復會諸將議其方略皆欲先收外城既有府縣坊市以助軍威然後北清宮闕賊既失衆心必動搖乘其危變不勞而克晟獨曰先收外城則街衢隘陝人家駢坐賊必設伏與王師格戰如此則兵有勝否賊退守宮城又須攻擊賊利則薄吾軍不利則害及百姓吾未見其利且賊重兵精甲皆在苑中當須先抵苑墻衝其巢穴賊既敗散吾則鼓行驅除彼救死不暇安能為患於宮闕如此賊擒而百姓免其驚擾矣議者皆伏晟後為鳳翔節度使真元二年九月以吐蕃侵軼遣其將王佖夜襲賊營率驍勇三千人入汧陽城戒之曰賊之大衆當過城下慎無擊其首尾首尾雖敗其中軍力全若合勢攻女女受其弊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必如言出擊之賊衆果敗副將史庭王力戰死之辛亥吐蕃二萬餘寇鳳翔城下晟出兵禦之一夕而退

劉玄佐德宗真元中為汧宋節度善用智計每季納遣使至玄佐必厚重贈之飾以美女姿其遊娛故多得其陰事常先為之備故納深憚之

李愬為唐鄧節度使元和十二年冬討淮西愬圍蔡州吳房縣斬首千餘級賊衆遂退或勸愬曰乘其退可遂拔吳房愬曰取之則賊必合勢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使分其力初高霞寓袁滋

相次貶逐乃以愬為唐鄧節度愬至唐州或以其下不肅為言
愬曰賊方安袁尚書之寬易吾不欲使其改備也又以其覆敗
之余人皆惧戰乃給其下曰天子知愬柔而忍耻故使撫養尔
輩戰者非吾事也軍衆信而樂之愬又歸散其優樂未嘗舉宴士
卒傷夷者親自撫之賊以敗辱二師又以愬名位非所畏憚者
不甚增備愬沉勇長策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
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州表請濟師詔以河中鄜方騎
士二千以益之會賊將吳秀琳以文成柵三千人請降愬獨出
至柵下與之語親什其縛署為都將秀琳感恩因吐誠言于愬
曰若欲賊破須李祐其無能為也祐者賊之驍將有膽計常侮
易官軍去來不可備愬召其將史用誠誠之曰今祐以衆來獲

責於張柴尔可以三百騎伏旁林中又使搖旆于前示若將焚
其責者祐素易我軍必輕而來遂尔以衆騎搏之必獲矣誠如
愬計擒祐而還官軍常苦祐皆欲速殺之愬不聽又解其縛而
客禮之初李愬之入蔡州自張柴行七十里北至縣瓠城夜半
雪愈勝城旁有鴉鴨池愬令驚打之以雜其声

梁氏叔琮唐末為晉州節度使初大祖屯軍于岐下晉軍潛襲
絳州前軍不利晉軍恃勝而攻臨汾叔琮嚴設備之乃于軍中
選壯士二人深目虬鬚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陵縣牧馬于道周
蕃寇見之不疑二人因雜其行間俄而伺隙各擒其一虜而來
晉軍大傲且疑有伏兵遂退據蒲縣時大祖遣朱友寧兵數萬
赴應悉委叔琮節制既至諸將皆欲休兵叔琮曰若然則賊又

道矣道則何攻焉因夜出潛師伏其歸路遇晉軍游騎數百
殺之遂攻其營拔之後為保大軍節度使圍晉陽誠衆曰有病
者殺而焚之三軍咸稱不病因選精騎殿後徐而退之至右會
關留數馬及旌旗虛設于高岡之上晉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
劉鄩唐末為淄州刺史淄青行軍司馬攻取兗州鄩使細人詐
為賣油者覘兗城虛實及出入之所視羅城下一水竇可以引
衆而入遂誌之鄩乃告青師王師範請步兵五百霄自水路啣
枚而入一夕而定未帝時為開封尹遙領鎮南軍節度使朝廷
分相魏為兩鎮使鄩率大軍屯南樂鄩以精兵萬人自洹水移
軍魏縣晉王來覘鄩設伏于河曲叢木間俟晉王至大譟而進
圍之數匝殺獲甚衆晉王僅以身免鄩乃潛師由澤西趨大原
將行慮為晉軍所追乃結芻為人縛旗于上以馱負之循還而
攻數日晉人方覺兵至樂平會霖雨積旬師不克進鄩即整衆
旋

王重師唐末為潁州刺史從大祖攻濮州縱兵壞其墉濮人因
屯大塞其壞壘烟焰亘空人莫敢越重師方苦金瘡臥于軍次
諸將或勉之乃躍起命將士悉取軍糧擲投水中擲于火上重
師然後率騎卒持短兵突入諸軍踵入濮州乃陷

密王友倫唐末為右武衛將軍大祖征兗友倫勒所部兵收聚
糧谷以濟軍須幽倉至內黃友倫以前鋒夜渡河攻賊奪馬千
匹擒斬甚衆因衆兵往八議閔卒逢晉軍萬餘騎友倫乃分布
兵士多設疑軍因鼓聲誓衆士伍奮急追斬數十里

用所不罪
劉仁恭鎮幽州素知契丹軍執情偽選將練兵乘妖深入踰橋
星領計之霜降秋暮即蕃塞下野草以困之馬多飢死即以良
馬賂仁恭以市牧地

劉守光戍平州契丹舍利王子率萬騎攻之守光偽與之和張
幄募於城外以向之群兵就席伏甲起擒舍利入城群虜聚哭
請納馬五千以贖之不許欽德乞盟納賂以求之自是十余年
不敢犯塞

后唐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天祐七年從莊宗南征胡柳之
役周德威軍不利師無行列至晚方集汴人五六萬登山衆
兵惧形于色莊宗欲收軍據營詰旦決戰司昭曰賊无營塞去
臨數舍日已將晚皆有歸心但以旌旆撓之令無反旆晡后前
攻破賊必矣我若收軍據塞賊入濮州俟彼整緝後來始難于
敵帝曰微兄言幾敗吾事乃與軍校王建及為犄角大破賊軍
俘斬萬級由是我軍復振

李建及為衛軍都校天祐七年王師攻魏州魏人夜出犯我營
建及設伏待之扼其歸路殫之汴將劉尋之營莘縣月余不
出忽一旦出急兵攻鎮定之營軍中騰亂建及率銀槍勁兵千
人赴之攻敗汴人進奔至其營十七年梁軍圍德勝城百道齊
攻又以蒙衝戰船斷其津渡莊宗陣于北岸津路不通守將士
延賞告天石將尽莊宗積錢帛於軍門募有能破賊船者於是
獻伎者數十或言能吐火焚舟或言能游水破船或言能禁呪
兵內悉命試之卒無成効城中危急所爭罅漏虎臣不能勇智

士不能謀莊宗形于憂色建及擐甲而進曰賊師傾巢昧死冀
茲一舉如我師不南則彼為得計今豈可限一衣帶而縱敵憂
君今日勝否臣當効命遂以巨索聯舟十艘選効節勇卒三百
人持斧被鎧鼓柝而行中流攻之賊樓船三層處蒙以羊縣板
如睥睨之制我船將近流矢雨集建及率持斧者入賊蒙衝間
斬其竹纜破賊縣楯以鎗刺之因于上流取瓮數百以木夾口
竹竿維之又以大索牽制積芻薪于上灌脂沃膏火發亘天別
維巨艘中實甲士乘烟鼓譟賊斷絕而下沉溺者大半我軍由
是得渡帝曰周瑜得黃蓋而挫曹公吾有建及卒破賊船奇才
猛將何代無之

周德威為振武軍節度使天祐七年汴宗王景仁軍八萬次柏
卿鎮州王鎔告難莊宗使德威率騎兵致師于柏卿設伏于村
馮間令三百騎以壑汴營王景仁悉具衆結陣而來德威轉戰
而退汴軍因而乘之于高邑南時步軍未成列德威陳兵河上
以抗之亭午兩軍皆陳莊宗問戰德威曰汴軍氣勝可以勞逸制
之造次較力殆難與敵古者師行不踰一舍蓋慮糧餉不給士
有飢色今賊遠來決戰縱挾糗糒亦不遑食脯晷之后飢渴內
侵戰陣外逼士心既倦將必求退乘其勞弊以生兵制之從不
大敗偏師必喪以臣所籌利在哺晷諸將皆然之時汴人以衛
博之人為右廣宋汴之人為左廣自未至申陣勢稍却德威麾
軍呼曰汴軍走矣塵土漲天魏人收軍漸退莊宗與史建唐安
金全等因衝其陣來攻之大敗汴軍殺戮殆盡王景仁李思安

僅以身先十月冬汴軍劉尋乘虛寇大原時德威在幽州徑以
五百騎入土門聞尋軍至樂平不進德威徑至南宮以俟汴軍
初尋欲攻臨清以扼鎮定轉餉之路行次陳宋德威使將率數
千人皆傳刃于背繫而遣之既至謂劉尋曰周待中已據宗城
矣德威其夜急騎扼臨清劉尋乃入具州是時德威若不至則
勝負未可知也十五年我師行麻口渡將大舉以定汴州德威
自幽州率本軍至十二月二十三日軍次胡柳詰旦騎報曰汴
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德威奏曰賊倍道而來未成營寨我營
柵已固守備有余既深入賊疆須決萬全之計此去大梁信宿
賊之家屬及其間人之常情孰不以家國為念以我深入之
衆抗彼激奮之軍不以方畧制之恐難必勝王但接軍保塞臣
以騎軍疲之使彼不得下營際晚糧爨不給進退無據因以粟
之破賊之道也莊宗不從德威遂戰沒

符存審為藩漢馬都步指揮使天祐九年莊宗討劉守光于幽
州梁太祖北伐至于東疆存審以騎軍三千屯于趙州初梁軍
聲言五十萬存審以兵少不敵心頗慮之謂裨將趙行實曰朱
公儻以五十萬來攻我軍必作何禦待行實曰誠如是走入土
門為上策存審曰賊軍未至難便從公之上策但得老賊在東
別將西來尚可從容畫策不旬日揚師厚攻東疆賀德倫寇修
縣攻城甚急存審謂趙行實史建瑋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
事付我等數人今西道無兵修縣危急我等坐其弊何以自安
老賊既下修縣必西寇深冀不預為方略則滋蔓難圖與公等

輕騎而行偵其所向乃選精兵八百急趨信都扼下博橋道存
審令史建塘李都督分道生擒建塘分麾下五百騎為五軍一
軍之衡水一軍之南宮一軍之信都一軍之阜城自將一軍深
入各命俘賊討芻糧者十人而會于下博橋翊曰諸軍所至皆
獲賊芻蕘者數百聚而殺之內緩執一人令其送去或教其去
者云何以報朱公禡尔戰地礪尔戈予晋王大軍至矣諸軍送
去者皆教以是言賊聞大駭李都督史建塘各領百余騎為賊
旗幟服色與芻蕘者相雜為行至暮及賀德倫營門殺其門者
縱火大呼俘斬而旋其芻蕘者斷手臂得歸皆言我兵大至朱
温大駭遂命夜遁趨于自郿修人持鉏耨白挺追攻汴軍收其
鎗重鎧伏不可勝計朱温先氣痼發動因是愈甚晋州旬日不
能粟肩輿疾作暴怒其將張正言許徒實張彥柔皆斬于軍門
以其亡師修縣故也十七年七月梁將劉鄩戶浩寇同州先是
河東節度使朱友謙以兵收復同州以其子令德主留務時友
謙白順友貞請同州節友貞怒其侵已不時與之遂絕友貞請
旌節于我因授之友貞乃遣劉鄩與華州節度使君浩率兵寇
同州塹其城友謙不能救請師于我帝使漢馬蕃步總管李存
審昭義節度使李嗣昭代州刺使王建及帥師赴援九月王師
大集於河中朝至多渡時汴人不意速至劉鄩曰蒲人事晋心
異貌恭假有乞師爭無猜審至于師行次舍倍道兼程計其行
途未能及此存審聞之笑謂軍吏曰兵法有出奇無窮者兵若
自天而墜每遇遊騎挑戰必窮追襲存審初至率精甲千人內

選二百處蒲人之間直墜賊寨賊出千人結陣而追之遽見我師大駭而走獲賊騎五十而旋自是賊兵憚戰明日進軍朝邑時蒲中芻粟暴貴糧餉不給駐軍旬浹人皆思戰李存審欲除圖勝負不時听命存審謂嗣昭曰我率偏師入寇境蒲中久為賊有人心尚懷兩端事一跌差則吾屬無類且蒲人羸懦不可驅以爭鋒唯悉我師又衆寡不敵持久則資糧不足求戰則勝負難知每一揣謀令人髮白公方畧如何嗣昭曰我數千里興兵與人解鬪儻無成績則失屬亡師今日良圖無喻急戰存審曰予所料度非不至此但同州南距渭河數十里連接花州逼動賊軍夾河結寨持久不戰以逸待勞待我饋運不克蒲人離貳事有不測吾輩安歸不如示弱接兵侈其鬪志徐觀進取然後決機軍士口譚未可取信嗣昭曰善又旬日望氣者言夜見西面黑氣如閉鷄之狀必有戰陣存審曰吾方欲決戰而形于氣得非天贊我歟召嗣昭友譙聚謀下令軍中戒示所向遲明進軍距于賊寨賊罄寨而出蒲人在南我師在北騎兵既至蒲人小退賊呼曰翼王走矣為賊所攝嗣昭以精騎抗之大軍既逼賊遂奔潰追斬二千級值夜劉剝以余衆保營自是閉壁不出居半月存審謂嗣昭曰予所料者懼劉剝據渭結營持久待我今精兵亡敗退走無門戰窮搏人勿謂無事不如開其走路后而奔追因令王建及牧馬于沙劉剝知之遂宵遁我師追及渭河弃鎧投仗更相陷籍所收鎗重不可勝計劉剝尹浩單騎獲免

李存賢權典沁洲天祐九年正月汴人將攻州城伏于城下存賢意其奸變遲明命守裨者皆鼓噪如攻戰之勢賊謂我掩襲伏大駭因四面攻吾門分兵禦捍至午賊退

閻室為天平軍節度使天祐十四年從明宗援幽州敗契丹指陳方畧多中事幾十五年胡柳之役諸軍逗撓汴登無石上其勢甚盛莊宗望之畏其不敵且歆室營室進曰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王彥章騎軍已入濮州山下唯列步兵向晚皆有歸志我盡銳攻之敗走必矣今若引退必為所乘我軍未集更聞賊勝即不戰而自潰也凡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已得斷在無疑今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戰設使余衆渡河河朔非王有也王其勉莊宗聞而聳听曰微公幾矢計即引騎大譟奮稍

登山大敗汴人

郭崇韜同光末為招討使我蜀軍入大散關崇韜以馬啗指山險謂魏王繼岌曰朝廷兵師十萬已入此中儻不成功安有歸路今岐下飛輓才及旬日必先須取鳳州收其儲積方濟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偽鳳州節度使王承捷及大軍事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軍儲四十萬次至故鎮偽命屯駐指揮使唐景思亦以城降得兵四千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余萬自是師無匱乏軍声大振其招懷制置官吏補署師仁籌畫軍書告語皆出于崇韜繼岌承命而已

唐延孝為保義軍節度使西川行先鋒使延孝既收綿州蜀主王衍斷綿江浮梁而去水深無舟楫可渡延孝謂招撫使李嚴

田府元龜
曰吾懸軍深入利在急戰衆王衍破膽之時人心離沮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即迎降不暇如侯修繕津梁便留數日若王衍堅閉近關拆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騎渡江因與李嚴乘馬浮江于時得濟者僅千人步軍溺死者亦千余人延孝既濟長驅過鹿頭進據漢州居三日部下后軍方至偽蜀六軍使王宗弼令人持牛酒幣馬歸款旬日間兩川平定晉范延光初仕后唐為宣徽使明宗幸夷門至滎陽聞朱殷拒命延光曰若不急攻則賊城堅矣請騎兵五百臣先赴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央馳二百余里奄至城下與賊交鬪翌日守陴者望見乘輿乃相率開門延光乃入與賊巷戰至厚載門殲其黨明宗佳之

漢趙暉乾祐初除鳳翔節度使蜀王景崇盜據岐山期不受代朝廷命暉為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統兵以討之時李守真叛于蒲趙思綰據于雍景崇皆援之及引蜀軍出自大散關勢不可遏暉領兵數千數戰而勝然後漸而圍之暉屢使人挑戰敗終不出暉乃潛使千余人于城南一舍之外探甲執兵偽為蜀兵旗旆循南山而下詐令諸聲言川軍至景崇乃令數人潰圍而以為應援暉設伏而待一鼓而令殲之自是景崇膽破無復敢出明年拔之

監本大字用府元龜卷之三百六十八

監本大字用府元龜卷之三百六十八

將帥部二十九

攻取

夫用帥伐叛有攻取之道所以摧堅壘而克敵成奇功而定霸者也蓋夫梯衝之備鉤援之設竭機械之智冒石矢之難先登以勵勇氣長圍以縱兵力皆所以震威武而寧禍亂焉三代而下本兵柄者或奉辭致討誓衆以進蓋以粟墉傳磔以恣其攻擊樹梯鳴角以奮其勢力乃麾士有振槁之易略地成益國之美茂功舉集威名震赫圖鍾石而無著誓河山而不朽者曷嘗不由是哉

楚闔廡師帥及巴師圍鄆闔兼楚大夫鄧養甥甥帥師救鄆

三逐巴師不克三男生闞廡衡陳其帥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

衡橫也分巴為二部討無橫陳于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走也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

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鄧師大敗鄧人霄潰

却叔虎晉大夫也晉猷公田見翟祖之氛翟祖名氛稷氣凶象也古曰氛吉日祥

歸寢不寐欲伐翟祖也却叔虎朝公語之語以寢不寐出遇士偽曰今夕

君寢不寐必為翟祖君若伐之可克也子必言之士偽以告公

說乃伐翟祖却叔虎將栗城其徒曰棄政而後非其任也政職也後

我叔虎曰既無老謀又無壯士何以事君壯士力後也言已被無謀又恥無功

羽先登遂克之羽鳥羽急於背若今軍將負耗

公子嬰齊字子重為楚令尹魯成公九年十一月帥師伐莒圍

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伐甲楚入渠丘明六宮人囚楚公子

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

莒潰月十日楚遂入軍莒無備故也

荀瑩晉大夫將中軍士句佐中軍荀偃將上軍魯襄公十年夏

四月戊午會于祖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荀偃士句請伐偏陽而封宋

向戌焉以宋常事晉句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荀瑩曰城小固勝之不武弗勝

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于偏陽荀偃士句請于

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勿有久雨從丙寅至庚申二十五日故曰久請班師

班還也知伯怒知伯荀瑩投之以机出于其間出偃句之間曰女成二事而

后告余二事代偏陽句向戌余恐乱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為乱命女既勤君而

興諸侯率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句將言耳余羸老矣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七

月廿七

日不克必尔乎取之

言當取以不克之罪

五月庚寅

日四

荀偃帥卒攻

偏陽親受石矢

石問身在天

甲午滅之

荀吳晉大夫帥師伐鮮虞圍鼓

鼓白秋之別種下陽曲縣有鼓亭

甚急鼓人請

以城叛荀吳弗許使敵殺叛人增守備圍鼓三月鼓人告食竭

力盡而取之滅鼓而返不戮一人

高發齊大夫帥師伐莒有婦人莒子亡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

于記章訪焉以度而去之

田紡繡連所紡以度城而載之

及師至則投之外

投

城或獻之子占子占使師夜繼而登

繼繩而登

登者六十人懸絕師

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惧啟西門出齊師入紀

秦白起為將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田單為齊上將興師十餘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

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

郭復振齊國何為攻翟不能下也及攻翟三月不下齊之兒童

謠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翟不能下累于吾兵于是田單恐

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攻翟不能下仲連子曰夫將軍

即墨之時坐則織蓐立則杖箒為士卒昌日恐宗廟亡矣故將

有死之心無生之氣故勝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

寶黃金橫帶馳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單明日結

髮袒于石矢之間引桴而鼓之翟人乃下

趙襄子晉大夫簡子子也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

中牟自入臣于齊也

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

退之軍法以鼓進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

退之之以金退之

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險使之治城城成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漢周勃以中涓從沛公下胡陵方與音房攻豐復攻碭破之下

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畧定魏地攻轅戚東緡以

往至粟取之攻鬻桑先登下蘄城攻都關定陶攻開封先至城

下為多多胃又攻東都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緡

氏南攻南陽守齟破武關峽攻秦軍于藍田

樊噲以舍人從沛公攻胡陵方與擊泗水監豐下破之泗水郡名監謂

藍郡破之常從沛公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三十三級從攻陽

軍出亳南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間守軍于杠里破之杠音江從攻破陽熊

于曲遇攻苑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從長攻杜轅轅

絕津東攻秦軍尸向南攻秦軍于犍攻宛城先攻武關至霸上

從入漢中還從攻雍聚城先登擊章平軍好畤攻城先登迂為

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柳中即細柳也灌廢丘最以水灌廢兵也從

攻項羽屠煮棗攻郟魯瑕丘薛

彭越為魏相國項王與漢王相拒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七十

城酈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于岐從攻長社先登從攻緡氏

絕河津從下宛定穰十七州別將攻旬關漢中旬水上之關受相國印

從擊項羽攻胡陵

夏侯嬰為大僕奉常從攻胡陵胡陵降賜爵五大夫東攻濟陽

下戶牖從攻南陽

灌嬰為中謁者攻下外黃西收軍于滎陽韓信已定齊地使嬰

用年五編

別將攻博陽前下相以東南僮取慮除僮慮除三縣名度淮盡降其城

邑又攻苦譙二縣名追項籍至東城斬籍東下歷陽度江破吳郡

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還定淮北五十二縣

靳歙以中涓從沛公攻濟陽別南攻章平軍定隴西六縣

后漢鄧禹從光武自薊至信都王郎起兵使禹發奔命得數千

人令自將之別攻枚櫟陽禹為前軍將持節西入關建武元年

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王屋縣東河東都喻守關不開禹攻

十日破之

蓋延為虎牙將軍建武二年夏督尉馬都尉馬武等伐劉永先

攻拔襄邑進取麻鄉遂圍永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其城入

永驚惧引兵走出東門延追之大破

岑彭為廷尉行大將軍事建武八年彭與蓋延耿弇圍隗囂于

西城彭遂引谷水灌西城未沒丈余時以緝囊成土為堤灌西

故城不拔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退

吳漢為大司馬從征董憲與龐萌走保朐漢進圍朐城明年城

中米盡憲萌潛出襲取贛音榆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是也琅邪太守陳

俊攻之憲萌走澤會漢下朐城

祭遵為征虜將軍建武中新蠻中山賊張滿屯結險隘為人害

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葉餘

賊復合遂攻得霍陽聚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年春張滿飢困

城拔生獲之

耿弇為大將軍時張步據齊地弇搃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

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奔先擊祝阿自辰攻城未中而拔之
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之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
空壁亡後奔軍臨淄西安之間張步使弟玄武將軍藍將兵守
西安奔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未易攻也臨淄諸郡太守
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勢雖大而虛易攻奔內欲攻之告令軍
中治取攻具后五日攻西安復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
至期之半令諸軍食會明咸請攻西安奔曰吾揚言欲攻西安
令方自憂治城具而攻臨淄一日必拔吾得臨淄即西安必復
亡矣且西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士卒必多死傷
正使得其城張藍引兵奔臨淄臨淄更强吾深入敵城后無轉
輸旬月間不戰而困諸軍不見耳奔遂擊臨淄至日中破之藍
聞臨淄拔果將其衆亡

朱雋為鎮賊中郎將與荊州刺史徐瑋共討黃巾擊賊帥趙引
斬之賊余師韓忠復據宛乞降雋不許因急攻連戰不克雋登
土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
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其
害甚矣不知徹圍并兵入城忠見解圍勢必自出戰則必破之
道也既而圍解忠果出戰大擊破之

郭典為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黃巾賊張寶於下曲陽作
圍漸而卓不肯典曰受詔攻賊有戰而已使諸將引兵屯東典
獨于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由是守城不敢出時謂之語曰
郭君圍漸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為豺虎賴吾郭君不畏強禦

轉機之間敵為窮虜猗猗惠君實完疆土

袁紹為冀州牧時公孫瓚破禽劉虞蓋有幽州之地乃盛修營壘樓觀下臨易河通遼海敵帝建安三年紹大攻瓚瓚遣子緒請救于黑山諸師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后長史關青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死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數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后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眾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長燕與緒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緒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州之攻狀若鬼神梯衝撫吾樓上鼓角鳴于地中日窮月急不遑

啟處烏危婦瀋水陵高

瀋水丹六切喻急也

汝當碎首于張燕馳驟以告

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

言相感也

且厲五千籤騎于北隰之中

下隰曰隰

起火為應吾當自內奮揚威武決命于斯不然吾亡之后天下

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

魏氏春秋后者得書紹與陳琳易其詞印其書

如朝舉

火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不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后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軒之閣請見瓚敗嘆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死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

魏陳泰為征西將軍時蜀將姜維率眾侵魏拒趨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紹等守之屬羗胡質任等寇逼諸郡泰禦之謂諸將曰二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羗夷患維勞吾必未肯

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救之山道險阻非行
兵之地乃使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
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與
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
之禽也諸將各堅壘勿與戰自南度白水循水而東使諸將截
其還路維懼道走安等孤縣遂皆降

吳董襲為偏將軍大帝討黃祖祖橫兩象衝挾守沔口以拑閭
大紕擊石為釘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兩下軍不得前襲與
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軻船突入象衝
襲身以刀斷兩紕象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開門走兵追斬之
呂蒙為偏將軍曹公遣朱先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

人召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
增如是操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于是大帝親征皖引見
諸將問以計策諸將皆勸作土山治攻具蒙超進曰治攻具及
土山必曆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固也且乘雨水以
入若番經日水必向尽還道艱難蒙以為危今觀此城不能甚
固以三年銳氣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大
帝從之蒙乃薦甘寧為外城都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晨進
攻蒙手執抱鼓士卒皆騰踊食時破之既破而張遼至夾口聞
城已拔乃退

程普與周瑜為左右都督破曹公於烏林進攻南郡走曹仁

又周

泰與瑜程普破

曹仁于南郡

月守

晉陶璜初仕吳歷顯位孫皎時交阯郡吏以郡內附武帝遣巴西馬融為交阯太守病卒南中監軍霍代又遣健為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照等自蜀出交阯衆遣等橫拒稷初霍代之遣稷毛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遇百日救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受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諸守並諫曰霍代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其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隣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

朱伺為威遠將軍討陳表齊保董城伺率諸國圍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閻晉齊婦弟也乃斬齊首出降

前燕慕容恪為侍中率兵討段龕于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兵法十圍五攻龕息結賊黨衆未離心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若其促攻不過數旬雖能克之但恐傷吾士衆當持久以取耳乃築室返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又燕將呂獲據野王陰通晉事覺恪率衆討之將軍傅顔言于恪曰前以廣固天險易守難攻故為長久之事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獲老賊經變多矣現其為備未易卒圖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吾嚴濬圍壘休養士卒兵不血刃坐以制勝遂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

宋劉劭為輔國將軍晉安王子勛反以殷琰為豫州假節督南

豫數郡大宗遣勛西討勛于是乃監長圍治攻道于東南角并
填塹東南角有高樓隊主趙法進計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
若頽落既傷將士又使人情沮壞不如先自毀之從其言勛具
草茅包土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內乃以箭射之草木乃燃后
土積至一二日塹便欲滿趙法進復敵計以鉄珠子灌之珠子
流滑悉墮得入草于是火燃二日間塹中土不過二三寸勛乃
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象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戶曹參軍虞
垲之造礮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后乃降

梁常叔為輔國將軍既破魏小峴城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
馬胡略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叔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
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偃肥水親自夜率項城水

通舟船既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叔先攻二城既而魏
授將楊靈裔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叔笑曰賊已
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
猶如吳益巴兵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
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于岸守之
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叔堤下其勢甚盛軍
監潘靈祐勸叔退還巢胡諸將又謂走保三又叔怒曰寧有此
耶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織扇麾幢樹之堤下無動志叔
素每戰不常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屬衆軍魏兵來鑿堤叔親興
爭之魏軍却因築堤以自固叔起閫船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
之魏人計窮相與悲哭叔攻且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

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獲萬余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合肥平

陳慶之為文德主帥率軍二千送豫章王宗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成率衆二萬來拒元明將遣其大將將兵六千築壘淠梁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壘一鼓便潰后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摠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長子約兩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閣賜爵關內侯

鄧元起天監初為左將軍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聞元起將至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遣將王元宗等破季連將季奉伯于新邑齊脫盛于赤水進衆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脫盛又破

元起將魯方達于斛石卒死者千餘人師咸惧元起乃自率兵稍進至將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于郫季連復遣奉伯脫盛率二千人間道襲郫陷之軍備盡沒元起遣魯方達之衆敗而返遂不能克元起捨郫徑圍州城柵其三面塹焉元起出屯視圍柵季連使積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下輿持楯叱之衆避易不敢進時益郫亂曰父民廢耕農內外飢苦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明年高祖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京城周郛乃降斬奉伯脫盛高祖論平蜀勲復元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并前二千戶

王僧辯為鎮衛將軍時相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世祖命僧辯南討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為陣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

田原
余僧辯憚之不敢輕進于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
並懷怠懈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進止
于是諸軍競出大戰于車輪驃騎宜春侯循并力苦攻陷其二
城賊大敗

陳文季為安遠將軍隨都督吳明徹北討秦郡前江浦通塗水
濟人並下大柱為伐柵水中明徹乃前遣文季領猛勇拔開其
柵明徹率大軍自后而攻秦郡克之又別遣文季圍涇州屠其
城進攻盱眙拔之

吳明徹為征北大將軍北伐進逼壽陽齊遣王林將兵拒守林
至與刺史王貴顯保其外郭明徹以林初入衆心未附乘夜攻
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拒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
又引肥水以灌城城中苦隰多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
遣大將軍皮景和率軍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
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
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出戰矣於是躬
杯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克生擒王貴王林王貴顯
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書盧潛左丞李駒餘送京師景和惶惧
遁走

黃法俱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裕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
南豫州刺史大興北伐都督吳明徹出秦郡以法俱為都督出
歷陽齊遣歷陽王步騎五萬來援于小峴築城法俱遣左衛軍
樊介分兵于大峴禦之大破齊軍盡獲人馬器械于於乃為脫

軍及步船堅柏以攻之歷陽人窘急就乞降法俱緩之則又拒
守法俱親率士卒攻城把柄加兵樓櫓時又大兩城壞克之盡
誅戍卒進兵合肥望旗降欵法俱軍士不令侵掠躬親自撫勞
而與之盟並放還北以功加侍中

後魏慕容白曜為征南大將軍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討青州
白曜攻歷城宋將崔道固不降白曜築城以攻之長孫陵等既
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
遂嬰城拒守二年翟道固及兗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
縛而降白曜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于京師
后乃移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乃進討東陽入
其郭克之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

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胄各三千三百銅五千
斤錢十五萬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二百始末
二年築圍攻擊日月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工人租
絹以為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克城之日以沈文
秀抗據不為之拜忿而過捷唯以此見以功拜都督青齊東徐
州諸軍事開府青州刺史

淳于誕以孝明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馬假冠
軍將軍別將從子午谷南出斜谷聚建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
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猷遣將樊文燬蕭世臣等率眾數萬圍
小劔戍益州刺史郗胤令子子建拒之且因轉營為文燬所掩
統軍胡小虎崔珍寶並見俘執子建遣誕助討之誕勒兵馳相

對月余未能摧珍文燬軍行之谷東峯名龍鬚山置柵其上以歸路誕以賊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余人令夜登山攻焚其柵及時火起焰烟張天賊以還途不守連營震怖誕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燬大敗俘斬四萬計擒世澄等十一人燬為元帥先走獲免源為中軍將軍孝明以葛榮久逼信都假子雍征北將軍為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見拒鄴反勅子雍與都督李神軌先討之子雍行達湯陰鑿遣弟斌之夜襲子雍軍不克奔敗而返子雍乘機縱造徑圍鄴城與裴術神軌等攻鑿平之

安頡為將軍宋循之成滑營頡攻圍之糧及將士薰鼠食之循之被圍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日乳汁驚出母號哭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况必沒矣果以其日克滑臺因循之

賀拔勝為荊州刺史將圍襄陽攻梁下澁成克之擒其城主召道元俄又使人誘動蠻王問道期道率種起義梁雍州刺史蕭緒遣軍攻道期為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梁莊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鄠城並平之續遣將柳仲禮于谷城守拒勝攻之多所克捷河北盪為丘墟矣

監本大字用所不

監本大字用所不

監本大字用所不

監本大字用所不

監本大字用所不

監本大字用所不

監本大字用所不

監本大字用所不

監本大字用所不

監本大字用所不

監本大字用所不

監本大字用所不

監本大字用所不龜卷之三

將帥部三十

攻取第二

北齊饒雄仕東魏為車騎大將軍行豫州事時西魏以是育寶

為豫州刺史拒項城義州刺史韓顯拒南領椎率眾攻之一日

拔其二城擒顯及長史立岳寶遁走獲其妻妾將吏二千人皆

傳送京師

清河王岳初仕東魏為大尉時西魏將王思政守潁川郡城岳

與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等率步騎十萬攻之備盡攻擊之

術以潁川水灌城陷之

斛律光文宣天保三年為晉州刺史東有周天柱新安牛頭三

成招引亡叛屬為寇竊七年光率步騎五千襲破之又大破周儀同王敬雋等獲生口五百余人雜畜千餘頭而還九年又率衆取周絳川白馬澮文興城等四戍除朔州刺史十年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二月率騎一萬討周開府曹迴公斬之柏谷城主儀同薛禹生棄城奔走遂取文侯鎮立戍置剡而還至後主武平中為并州刺史詔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城戍皆克之獲其城主儀同大都督等九人捕虜數千人又別封長樂郡公是月周遣其柱國紇平廣畧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大戰于城下乃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余人而還叱列平為開府天保中與諸將南討江淮克陽郡

段韶為左丞相後主武平二年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大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之以三月暮行達西境有柏谷城者乃敵之絕險石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日可克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花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寇邊右丞相斛律光先率師出討韶亦請行五月到復秦城周人于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絕行道韶乃密抽士卒從北襲之又遣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度者千有余人周人始覺于是合戰大破之獲其儀同若干顯寶等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

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路破秦并力以圖定襄計之長者
將士咸以為然乃從圍定襄其城主開府儀同楊範固守不下
韶等出望城勢乃縱兵急攻之屠其外城大斬獲首級時韶病
在軍中以子城未克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並
無走路唯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
自足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余人設伏于東南澗口其夜果如
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攻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韶疾甚先
軍還以功封樂陵郡公斛律光舉為大都督步騎三千導衆軍
西攻夏州克之

張亮為幽州刺史時侯景叛除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尚書右
僕射西南道行臺攻梁江夏潁陽七城皆下之

源懷為持節廣州諸軍事梁遣將湛僧珍楊暕寇懷與行臺元
景擊項城拔之擒暕

莫多婁代文為汾陝大都督與大保尉景攻東雍南汾二州克
之

斛律平為濟州刺史侯景度江詔平為大都督率青州刺史敬
顯雋佐衛將軍庫狄伏連于略定壽陽宿豫三十余城事罷還
州加開府進位驃騎大將軍

後周楊標初仕魏孝武時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率義衆先
駭敵境攻其四戍拔之

獨孤信為大子大傅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城不授代文帝令
信率開府憶峯討之仲和膺城固守信夜令諸軍以衝梯攻其

北信親帥壯士攻取西南達明克之擒仲和虜其六千戶送于
長安拜大司馬

李迂哲為車騎大將軍從開府賀若敦討直 金三州賊尋並
平蕩仍與鄆南出徇地迂哲先至巴州入其郛鄆梁巴州刺史
牟安民惶惧開門請降安民子崇徹等猶據琵琶城招喻不下
迂哲攻而克之獲斬九百余人

齊王憲建義五年從武帝伐齊憲攻洪洞永安二城並拔之
侯莫陳穎從滕王道擊龍泉文城叛胡穎與柱國竇盧勣分路
而進穎懸軍五百余里破其三柵

隋宇文仲為大將軍高祖初為丞相尉迥之亂遣文仲討之時
迥將檀上讓屯成武文仲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
謂文仲未能卒至方槌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
便至遂拔成武

楊素為上開府成安縣公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于呂梁治東
楚州事陳將樊毅築城於泗水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
史祥為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宜從陽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
道先鋒與陳人合破之進拔江州高祖聞而大悅下詔褒之
韓禽虎為廬州總管大舉伐陳以為先鋒率五萬人霄濟襲取
採石進攻始熟半日而拔

杜彥雲以行軍總管與擒虎伐陳軍至南陵賊屯據江岸彥雲
遣儀同樊子蓋率精兵擊破其柵獲船六百余艘度江擊南陵
城拔之擒其守將許翼

霍仲方仁壽末以代州摠管被徵入朝會漢諒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令周羅侯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代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

陳陵為武賁即將大業六年與朝議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球國月餘而至分為五軍趨其都邑其王渴剌變率衆數千逆拒稜遣鎮周為先鋒急走之稜衆勝逐北至其柵渴剌變背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鬪不息渴剌變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剌變獲其子梟槌虜男女數千而歸

唐張士貴隋大業末高祖起義為右光祿大夫拒屈突通于桃林便東畧地下同軌已東城堡攻剋熊州遂鎮之太宗以大軍圍王世克士貴率兵攻景花宮城拔之李大亮為安撫大使攻王世克樊城鎮克之斬其將周大安下其城柵四十所並攻沮花二州

許紹為陝州刺史攻蕭銑荆門鎮克之

杜伏威武德四年五月攻王世克之梁郡克之

田世康為黔州刺史攻蕭銑五州四海鎮克之

劉世讓為行軍摠管攻竇建德瓚州刺史克之

周法明為黃州摠管攻蕭銑安州克之獲其偽摠管馬貴迂

李仲文為行軍摠管鎮并州劉武周頰遣兵入境仲文擊輒破

之下城堡百余所

薛萬鈞為殿中少監副柴紹為梁師都諸將見賊險固皆有憚

色萬鈞謂之曰城中無氣鼓聲不徹此見賊亡之候平在旦夕諸軍勿以為憂俄而師都見賊城降

侯君集以貞觀十四年為交河道行軍總管攻高昌王麴智盛師次田地城賊嬰城自固君集喻之不下其夜有星墜其城內詰朝攻之及午而克遣中郎將辛獠兒率勁騎為先鋒夜趣其都城君集以大軍繼進屯兵城下諭以禍福智盛致書于君集曰有罪于天子者先王既咎深譴積身已喪亡智盛襲位未有愆闕所冀尚書赦之君集報曰若能悔過宜束手軍門智盛猶豫不出于是率諸城降者填其隍壑發拋車以攻之飛石雨下國人大惧智盛計無所出于是遣其將麴士義中郎趙曉居守親與綰曹翹德俊出城有謁請改事大國君集諭令早降智盛

詞色甚慢薛萬鈞忿然作色城當擊取小兒何足與言因麾兵而進戰士爭奮智盛大惧伏而言曰唯公之命于是開門降款李勣為特進中書門下三品貞觀十九年授東道行軍大總管從太宗征遼攻盖牟城獲戶口貳萬余人倉糧十餘萬石又率兵攻遼東城城中有鑊甲鍤予高麗云前燕時于天落下以保祐其城者高麗大城皆立朱蒙廟蓋其先祖聞兵將至粉飾美女進朱蒙為婦日槌牛以祭之夷巫鼓舞云朱蒙大悅城必克全聞我軍中有拋車飛三百斤石一里之外者甚惧之于是城上積木編板以戰樓加繩網于其上以拒飛石勣列車發石以攻其城所遇盡潰又推撞車其樓閣無不傾倒晝夜不息者旬有二日焉克遼東城以為遼州又次師白巖城白巖城因山臨

水壘石為之四面險絕其可攻之步纔六十步勦又以衝車撞之所向摧潰飛石流矢雨集城中勦又攻市安城甚急城中每見大宗幡旗必栗城鼓噪大宗怒甚勦曰請破城之日男子盡坑城內聞之人皆死戰詔令江夏王道宗督兵築土山攻其城東南隅高麗亦郅城增雉以相抗詔遣衛兵番次攻之日六七合拋石撞車壞其樓雉城中隨其壞處即立木柵道宗以樹條包壞為土托積土以為山其中開五道加木被土于其上不捨晝夜漸以逼城造山六旬用工五十萬山頂去其城數丈而附臨城中道宗遣果毅博伏愛領隊屯于山頂以防敵土山自高而侈以排其城城壞會伏愛私與所部高麗數百人自頽城而戰遂據有土山而漸斷又積火縈排以自固大宗大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擊之三日不能克

蘇定方為平襄道大總管高宗顯慶五年拔百濟之真都城初定方率衆自城西濟海趨真都去城二十餘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鄆其王義慈及太子隆奔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率衆還固守義慈嫡孫文思曰王與太子雖並出城而身見在督摠兵馬專擅為王假令漢退我父子當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令兵士登城立幟于是大開門頓顙請命龍朔元年定方為右驍衛大將軍會思結闕候斤都舅先鎮諸胡擁其所部及踈勒朱俱般葱嶺三國復叛詔定方為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業葉水而賊保馬頭川于是選精卒壹萬人馬三千匹

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西十里都舅大驚率兵拒戰于城門之外賊師敗績退保馬保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為攻具布列城下都舅自知不免面縛開門出降俘還

信安郡王禕玄宗開元中為朔方節度使時石堡城為吐蕃所據侵擾河右勅禕與河西隴右計議取之禕到軍總率士伍克期攻之或曰此城據險又為吐蕃所惜今懸軍深入賊必并力拒守事若不捷退則狼狽不如按軍持重以覘形勢禕曰人臣之節豈憚艱險必其衆寡不敵吾則以死斷之苟利國家此身何足惜于是督率諸將部道無進并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斬獲首級并獲糧儲器械甚衆仍分據守以遏賊路帝聞之大悅始

改石堡城為振武軍自是河隴諸軍遊蠻拓地千余里

哥舒翰為隴右節度時吐蕃保石堡城路遠而險不拔天寶八載玄宗以朔方河東郡牧之衆十萬詔翰都統攻石堡城數日不克召其將高秀嚴張守瑜欲斬之秀嚴請五日克之如期而拔

曲環陝州人天寶中從哥舒翰攻拔石堡城收黃河九曲洪濟等城壘授果毅別將

崔旰以漢州刺史統西川兵出西山討吐蕃旰始次賊城城周圍皆石礫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夫之地壤土可穴謀知之以告旰乃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西北拓地數百里下城砦數四蕃衆相語曰崔旰皆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尽還師

時嚴武為劍南節度聞之大悅裝七寶輿送旴入成都以誘土
衆賞賚過厚

旴后改
名寧

高宗文憲宗元和初統神策軍討劉辟于西川成都北一百五
十里有鹿頭山扼兩川之要關築城以守又連八柵張犄角之
勢以拒王師是日破賊二萬于鹿頭城下大雨如注不克登乃
止明日又破于萬勝堆在鹿頭之東使裨將高霞寓親鼓鹿頭
拔緣而上矢石如雨又命敢死士連登奪其堆燒其柵柵中之
賊殄焉遂拒堆下瞰城中人物可數凡八大戰大捷賊搖心矣
蜀旣平詔刻石紀功于鹿頭上下

劉從諫為昭義節度使文宗大和二年八月從諫引漳河水灌
賊界深異兩州

梁朱軫自唐僖宗光啟中大祖署為諸軍都督指揮使會滑州
節度使安師儒戎政大治大祖命軫與李唐賓率步騎以經略
之始入境遇大雪令軍士無得休息一夕馳至壁下百梯並升
遂乘其墉滑州平

牛存節初為滑州道後指揮使唐昭宗乾寧三年大祖東討鄆
州存節領軍攻故樂亭扼其要路都指揮使龐師古屯馬頭存
節密與都將王言謀入鄆壘存節遣王言夜伏勇士于州西以
船踰濠舉梯登鄆既而王言不克入存節獨率伏兵負梯衝破
其西雍城奪其濠橋諸軍俱進遂陷其城

楊師厚為滑州節度使大祖北征令師厚以大軍攻棗強逾旬
不能克大祖屢加督責師厚晝夜奮擊乃破之屠其城

康懷英初為軍校唐昭宗光化元年從氏叔宗伐襄陽以一軍
攻下鄧州天復元年大祖率軍迎昭宗于鳳翔李茂真大將符
道昭領兵萬余屯武功懷英領前鋒之衆先登一鼓而破之翌
日大祖方至二年四月道昭復領大軍屯于號縣之末谷其建
寨之所臨巨澗後倚峻阜險不可升大祖遣懷英提騎數千急
攻之道昭以懷英兵寡有俯視之意乃率甲士萬人絕澗以挑
戰始以千騎交戰戰酣發伏以擊之軍大破郿師李周尋屯軍
于三原以為茂真聲援又命懷英討之周尋拔軍而遁追至梨
園因攻下翟州擒其首來獻天祐三年冬佐劉知俊破邠鳳之
衆五萬于美原收十五余寨乘勝引軍攻下鄜州以功授陝州
節度使及大祖受禪加檢校大保開平元年夏命將大軍伐潞

率衆晝夜攻城半月之間機巧百變懷英期于必取乃築壘環
城濬鑿池塹然而屢為晉將周德威騎軍所撓懷英不敢即戰
大祖乃以李思安伐之降為行營都虞候

王彥章為許州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昭討晉師陷鄆州中外大
恐以彥章代戴思遠北面昭討使拜命之日促裝以赴滑臺遂
自楊村砦浮河而下水陸俱進斷晉人德勝之浮梁攻南城拔
之晉人遂棄北城併軍保楊劉彥章以舟師沿流而下晉人盡
徹北城屋木編柵置步軍于其上與彥章軍各行一岸每遇轉
灘水涯即中流交射流矢雨集或舟柵覆北及楊劉凡百戰彥
章急攻楊劉晝夜不息晉人極力固守垂陷者數四晉王親拔
其城彥章之軍重壕覆壘晉人不能入晉王乃于博州東岸築

壘以應鄆州彥章聞之馳軍而至急攻其柵自旦及午其城將復會晉王以大軍來援彥章乃退

王檀為許州節度使貞明元年三月魏博軍亂晉王入魏州分兵攻下屬郡河北大擾檀受詔與開封尹劉鄩犄角進師以拔河北檀攻澶州魏縣之下擒賊將李嚴王門開以獻傾之檀密疏請以奇兵西趨河中自陰地開襲取晉陽末帝許之即馳兵而去師至晉陽晝夜攻其壘并州幾陷既而蕃將石家才自潞州以援兵至檀引軍大掠而還

劉尋為鎮南軍節度使會將殷據徐州以叛朝廷以福王友璋鎮徐方殷不授代末帝遣鄴與鄆師牛存節率兵攻之殷未授于淮夷偽吳楊溥遣大將未理領眾赴援鄴攻破之城陷殷舉族自燔于大中得其尸梟首以獻

后唐李嗣昭為蕃漢行營都指揮使唐昭宗天復中汾州刺史李塘據城為叛嗣昭將兵攻城三月而拔斬李塘進攻慈隰下之獲刺史唐李小将張唐向引于等又攻潞州梁祖聞嗣昭之師大至召葛從周謂曰并人若在高平當圍而取之先須野戰以潞州為敵及聞嗣昭軍韓店梁祖曰進通嗣昭小字扼八議路此賊決與我鬪公等臨事制機勿落姦便賀德倫閉壁不出嗣昭曰以鉄騎環城汴人不敢芻牧援路斷絕八月德倫張歸厚棄城遁去遂取潞州

符存審遙領刑落磁團練使唐昭宗天祐十二年八月將兵五千討張源德于具州時城中賊眾三千每夜分出剽掠州民苦

之皆願漸其城以安耕作及存審至保壁自固因以八縣丁壯漸而圍之九月賊衆三千矜甲出城我將耳言諭之俱釋兵解甲既而四面陳兵皆殺之具州平

董璋初仕梁為列校龍德末潞州李繼韜送款于梁時潞將裝約方鎮兵戍潞州不從繼韜之命據城以白固梁末帝遣璋率師攻陷之即以璋為澤州刺史

李承嗣為洛州刺史及張潛之加兵于大原也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率一軍攻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伏師旋歸改教練使檢校司馬

李建及初從武皇為遼州刺史攻楊劉自寅至未汴城嬰城拒守建及自負葭葦湮漸率先登梯遂攻之

閻寶選領大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等使時鎮州張文禮殺王鎰叛寶帥師攻討收趙州進度滹水擒賊黨張文順以獻文進逼真定結營西南隅掘漸柵以還之決大悲寺漕渠以親其郭

晉張廷蘊初仕唐裝宗為帳州都指揮使兼右左羽林都虞侯會潞州李繼傳嬰城叛詔遣明宗為昭討使元行欽為都部署廷蘊為前鋒軍至上黨日已暝矣憇軍方定廷蘊首率勁兵百餘輩踰洹攻城而上守陴者不能禦鄴斬關延諸軍入焉明宗行欽達明而始至其城已下

楊光遠為宣武軍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時范延光據鄴城叛光遠率兵討之光遠進攻城圖又奏賊城四面凍合壕水請添

兵併力攻取尋分命使臣任諸道抽取齊赴魏州軍前光遠逼寇氏置寨賊勢愈蹙

漢史引擎為都督率兵討代州平之代州刺史王暉叛歸契丹引擎一鼓拔之斬暉以徇

趙暉為鳳翔兵馬都部署以討王景崇高祖乾祐二年十二月暉上言前月十一日夜分命兵士燒賊城諸門鹿角戰具賊並

不出闕敵擇日攻城次三年正月上言十二月二十四日收復鳳翔景崇舉家自燔

周景殷洛州刺史大祖廣順元年十一月收復馬嶺關

曹英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總兵討慕容彥超于兗州梯衝壘

壘頗有力焉會大祖親征併兵攻陷其城一說廣順二年兗州行營曹英言臣等部

領大軍至兗州營于西門外尋令馬軍都指揮使王全斌壕寨使方超城四面相度攻圍城二月又言漸地圖第二重且月又言進洞屋二步羗任漢謙克諸寨提率使四月又言發火毀賊城敵樓七十間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七十

將帥部 三十一

忠

夫忠者國之寶民之望而臣下之高行也是以先王著移忠之義前史垂盡忠之訓出身事主其大者乎若乃任以爪牙委以心膂總戎昭之寄當帥臣之重安危所注社稷是衛固宜休戚之同体赴蹈而畢命者焉三代之後居其任者或臨患不忘其國或殺身有益于君或累及而行明或唯至而節見舍生以全義竭力以舒忠遺風余烈煥于前聞古人所謂死而不朽久而彌新者誠哉是言矣

秦蒙恬為內史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胡亥遣使者以罪賜公

子扶蘇死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
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入及至子孫積功信于秦三世
矣今臣將兵三十余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
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
離襁褓周公曰負王以朝卒定天及成王有病殆公旦自揃其
爪以沉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畫
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
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觀
于記府得周公旦沉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
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
而爭卒如是必孽臣逆亂一作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

則卒昌桀殺閔龍逄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
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于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
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陛下為萬民思從者曰臣
受詔行法于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于上也蒙恬嘆然大息曰
我何罪于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
之遼東城塹萬余里此其終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
乃吞藥自殺

漢紀信為將軍高帝三年四月項羽圍漢榮陽漢王請割榮陽
以西者為漢亞夫勸項羽急攻榮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
羽果疑亞夫亞夫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
臣請誑楚可以間出

間出投間隙私出若言間行微行耳紀信
信詐為漢王而出西門適時私出也

于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攻之紀信乃乘

王車黃屋左毒天子以黃繒蓋毒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行左右上注之一日以牛犂尾為之于斗或在駢頭或

任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現以故漢王得與數

十騎出西道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荊陽從公者不知其名故

曰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周苛為御史大夫楚圍漢王荊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荊陽

城楚破荊陽城生得苛羽謂苛曰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

戶苛罵曰若趨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若汝也趨謂曰促若非漢王敵

也羽怒烹苛烹為煮而殺之

韓信為大將軍平齊漢王徵其兵使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

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與足下有故

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數矣然得脫負約復擊項王其

不可親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稱金石者然名其堅固

為漢王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亡

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什此時自必于

漢王以攻楚且為知者固若此耶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

不過即中位不過執戟即中信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

王授我上將軍印將數萬之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下衣音于記反下食

讀曰嗣言聽計用吾得志于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為

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于信深說以三分天下

鼎足而王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

夏侯嬰從高帝攻項羽至彭城羽大破漢軍翼王不利馳去見

孝惠曾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右罷讀曰疲常踈兩兒棄之嬰常

收載行面雍樹馳也而抱持之以馳去故云面雍樹馳曰雍

高祖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曾惠元于豐及高后德

嬰之脫孝惠曾元于下邑也乃賜嬰北地第一北地者近地之地嬰最為第一

由此帝益尊異之

霍去病武帝時為驃騎將軍帝常為治第令視之對曰自奴不

滅無以家為由此帝益重之

后漢劉稷為光武兄伯升部將稷數陷陳濟圍勇冠三軍時將

兵攻魯陽聞更始立稷怒曰本起兵圍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

更始何為者耶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

竇融行河北五部大將軍事遙聞先帝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

西阻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

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遊說河西

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即有所主

更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

逐雌雄未決項羽謂高祖曰領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合為

滅勢相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佗姓趙鎮定人也陳勝起佗

尉融等于是召豪傑及諸大守計儀中間智者皆曰漢承堯運

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劉累事孔甲為御龍氏春秋時晉

卿士會即其右也會奔秦后入晉其處者為劉氏戰國時劉氏

自秦獲于魏魏大梁都都豐豐號豐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于

圖書謂河圖赤大符曰自前世博物道術之事谷于雲夏賀良

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前書成帝時俗永上書曰

陛下當陽數之標季涉三

大之節紀哀帝時憂賀良言赤精子故子俊改易名字異應其

識漢家歷運中哀當再受命也劉歆以哀帝建帝元年初改名秀字穎叔應受命及奔未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

為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

也皆近事暴著暴露著見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

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兵甲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

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

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

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遣融書遇

鈞于道即與俱還帝見鈞其快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

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蜀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

精強倉庫有畜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

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猷馬悉深知

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

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猶蒯通曰與楚勝與漢則漢提以此言

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與千

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

輔之以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宜以特定蒯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定天

下未定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欲效尉

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龍陀

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謂國故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

理志曰倉枳壽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此為

七郡也效致也流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

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

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之情融即復遣

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

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立將帥猶假守持一隅以委質

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

陳肝膽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罪足之權任置尉陀之謀

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

之王事偽姦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

異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如去就而臣又何以用心謹遣同

產弟友請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今涼州會囂反叛道絕馳還

遣司馬席封間行通書陳現記及緒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

以尉籍之甚備融乃與隗囂書責讓之隗不納融乃與五郡太

守砥勵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

鮑永仕更始為尚書僕射行大將軍安集河東并州朔方時赤

眉害更始三輔導絕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

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

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授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

同心友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

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

而意不悅既而以立功見用

吳漢為司馬性強而力每從帝征伐帝未安居漢常側足而立

耿弇為大將軍為張步所攻光武聞之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

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

當殺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歆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
旦及昏大破之蓋延來歆為中郎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進攻公孫
述將王元環安于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
刺歆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歆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歆叱延曰虎
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巨卿蓋延字也欲相屬
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流涕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孫延
收淚強起受所誠歆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
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
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
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刀而絕

祭遵為征虜將軍無子兄午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遣而不受自
以身許于國不敢圖生不慮繼嗣之計

祭彤為大僕將万余騎北伐匈奴坐逗撓下獄既出數日歐血
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慚
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后若悉薄土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
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言遺言帝甚嘆嗟之
不已

溫序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宇謂序
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効死
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
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過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

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劔序受劔脚鬚于口顧左右曰既為賊
所迫殺勿令鬚汙土遂伏劔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
歸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地一塊賜穀千斛

纒五百匹美妹掃行時至東海西對黃龍山

馬援為伏波將軍征五溪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謂者社情曰吾

受恩厚年迫曰索索也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其心瞑目

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难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也援又謂平陵孟異日方今匈奴烏桓尚擾

北邊欲自請攻之男子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

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異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

班超為將兵長史在西域衛侯李邑讓為烏孫使者因盛毀超

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嘆曰身非曾參而

有三至之讒言恐見疑于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

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余人何能尽與超同心

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

將馬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今何不緣詔書

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

遣之內省不疚何邨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皇甫嵩為右車騎將軍平黃巾威震天下故信都令漢陽閔忠

說嵩嵩惧曰非常之謀不施于有常之世創圖大功豈庸才所

致黃巾細蕞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亡主天下

祐運若虛造不真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地

節雖云多說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

張揚為河內太守獻帝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楊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速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為大司馬

董承為車騎將軍開府儀時獻帝自都許之后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偏乃密詔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緝議即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為操所誅

魏龐德為立義將軍與曹仁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効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羽不殺我我當殺羽后親與羽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德屯樊百十里會天霖雨十余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與諸軍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德皆收斬之自平日方出戰至日午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侵盛吏士皆降德與麾下將一千五百餘人弯弓傳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弓矢失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

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所殺大祖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

徐晃為橫野將軍與蜀將關羽宿相愛羽攻曹仁于樊大祖遣與羽還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頃臯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臯曰大兄是何言也此國之事耳郝昭為將軍築陳倉城大和二年十二月蜀將諸葛亮圍陳倉亮使昭鄉人靳詳于城外遙說之昭于樓上應祥曰魏家料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重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亮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說昭言人

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云

許允齊王時中領軍時姜維寇龐右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于平樂觀以臨運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入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于前文王入帝方食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鷄青頭鷄者鴨也帝惧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

諸葛誕為鎮南將軍時母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欽險凶逆又誕據有淮南之地司馬文王昭新秉政欲徵誕為司空乃遣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為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為云何誕勵色

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歆以魏國輸人手非吾
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默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
酒宴飲呼牙門從兵皆賜酒令醉為衆人曰前作千人鎧杖始
成歆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歆慙出將見人遊戲須臾還
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
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慙出遊戲揚州何為閉門見備前至東門東
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
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詭臣與吳
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夕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
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今以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
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
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
察臣至誠

孫禮為異州牧以定平原青河界為曹爽所怒后除城門校尉
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強盛而群賊數寇邊乃以禮為并州刺史
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大傅司馬宣王有怒
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患分理分界大分乎今當遠
別何不懼也禮曰何明公言之卑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
事為意邪本為明公齊蹤伊呂規模魏室上報明帝之托下建
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
橫流宣王曰且止不可不忍

蜀霍峻為中郎將先生百葭葫南還襲劉章番峻守葭葫城

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而城不可得帛乃退去
關羽初仕先主為別部司馬行徐州太守事后為曹公所擒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力効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義之

傅彤為將軍從先主征吳進軍斷后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魚為左郎中后為關羽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受命論者佳其父子奕世忠義

姜維初為犯義將軍馬謖敗于街亭諸葛亮拔西縣千余家共維等還維遂與母相失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返并送當歸以遺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張翼為庾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夷帥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召其下咸以為宜便馳騎請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其可以一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宜成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

霍弋為安南將軍統南郡事聞魏軍來伐欲赴成都后王以備敵既定不昕及城都不守弋素服大哭號臨三日諸將咸勸宜

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
王上與魏和見遇以礼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將
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

羅憲為邑東大守時右大將軍門宇都督邑東為領南軍后主
拜憲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遇留三千人令憲守永安
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史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乱
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后主委首問至乃帥所統臨于都亭哭三
日

張昭為輔吳將軍每朝見辞色壯勵義形于色曾以直言逆旨
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群臣莫拒大帝歎曰使張公
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使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
趨帝謝帝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大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
而以陛下属老臣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
可称述而意慮淺短違逆聖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
引見得奉帷幄然臣遇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
變心易慮以偷荣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帝謝辞焉

徐盛為中郎將大帝為魏稱藩魏使刑貞拜為吳王帝出都亭
候貞貞有矯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
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浴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
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天下人者也

董襲迂偏將軍曹公出濡須襲從大帝赴之使襲督五楼船往
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楼船傾覆左右散走别舸勸使襲出襲怒

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于是莫敢
迂其夜船敗襲死大帝改服臨殯供給甚厚

周瑜為大將軍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遊說動也乃密下
揚州使九江將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淮江之
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
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兄同州里中
間隔別遙聞方烈故來叙契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
乎瑜曰吾雖不以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
酒食畢遣之曰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后三日瑜
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待者服
飭珍玩之物因請幹曰大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義

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
猶抗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
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多之
賀齊為將軍時大帝征合肥還為張遼掩襲于津北幾至危殆
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大帝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
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群下震
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戒大帝自前收其淚曰大慚謹以
剋心非但書諸紳也

陸遜為大將軍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與大常
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大帝誅一深以自責

張悌為屯騎校尉晉伐吳孫皓使悌督沈莹諸葛靚帥衆三萬

渡江逆之至牛渚沈莹曰晉治水軍于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心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無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矣宜蓄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流雖失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催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此敵奔走兵勢万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

晉毛照爲將軍與吳軍戰殺吳前部督修則陶橫等後食盡爲吳人所獲以照勇壯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照照亦不爲璜等屈橫等怒面縛照詰之曰晉賊照厲声曰吳狗何等爲賊吳人生割其腹允割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照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二汝父何死拘也乃斬之武帝聞而哀矜既照使照長子襲爵余二子皆闕内侯

周處爲御史中丞時氐人齊万年反處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既而梁王彤爲大將軍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攻之處曰軍無后繼必至覆敗雖在身亡爲國恥之形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于六陌

將戰處軍人未食彤從令速進而絕其后繼周知必敗賦詩曰
去世事已策馬覘西戎藜藿百梁黍期之后令終言畢而戰自
旦及暮斬首萬計絃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
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為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
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詢國不亦
可乎遂力戰而沒

張光為材官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時逆賊王如余黨大盛光
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左吏及百姓咸勸光退據魏與
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
得退還也聲絕而卒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
山簡為征南將軍鎮襄陽洛陽罷沒迂于夏口時樂府伶人避

難多奔污漢燕會之日寮佐或劾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救
者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涕涕慷慨坐者咸愧焉

索綝為安西將軍時懷帝蒙塵長安又陷南陽王模被害綝泣
曰與其俱死寧圖後功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定扶風太守
梁綜安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眾頻破賊黨修復旧館迂定宗
廟進救新平大小百戰綝手擒賊帥李羗與閔鼎立秦王為皇
太子及即尊位是為愍帝綝迂侍中大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
璽之功封弋居伯又前將軍尚書右僕射

劉琨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
琨上疏謝曰陛下畧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
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伍情飛越臣聞晉文以

郤穀為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為大將而成帝業咸有敦
詩悅禮之德戒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公子勅南拓洪基于河
北况臣凡陋擬從前哲俯惧折鼎慮在覆餗曹沫三北而收功
于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于渑池皆能因敗為成以功補過陛
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建預聞前訓恭
謹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死自効
要以致命曲賜尽其臣節至于寵榮之施非言施所謝乃謁者
史蘭殿中二郎王春等維至奉詔追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
險流行古今代有靈皇恩曾未悔禍蟻狄縱毒于神州夷醜肆
虐于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沒山陵
未兆率土暮思同喪考妣陛下龍姿日茂睿旨弥光升區宇于
既頽崇社稷于今日四海之內舉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與服
伏惟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恩未克
臣備位歷年才庸駑下丘山之釁已彰毫髮之效未著頃以時
宜權假魏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賜刑書以盟黜
陟是以臣前表之聞敢緣愚肆乞奏先朝之班苟在偏將之職
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切之用得騁志虜場肆意大逆雖身膏
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偏恩以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超常伯
征討之任以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惧全隕越以貽朝羞
昔申胥不徇百舉而成復楚之勲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
庸臣雖頑凶無覩古人其于披堅執銳致身冠讐所謂天地之
施群臣莫謝不勝恩至深謹拜表陳問后石勒據襄國及趨允

敗劉曜斬趙冉琨上表曰逆胡劉聰敢率大馬馮陵輦轂人神
發憤遐迩振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大尉涼州刺史軌糾
合二州同力王室冠軍將軍允讓軍將軍繇總齊六軍戮力國
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于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嶠函無
據斷之驚洪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
含氣之類莫不引領况臣之心能無踴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
盧尅今年二月都會平陽會匈奴石勒以三月三日勁掩薊城
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偽和為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掩襲臣
城塢駭惧在此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奸謀幸盧驚盧尋皆誅滅
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霄吟扼腕長嘆者也勒
處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晉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西北
西北有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爰存者唯臣勒朝夕謀慮以圖
臣唯計規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
剛雖張靈澤未及然臣子然與寇為伍自宇則稽聰之誅進討
則勒襲其后进退唯谷徒懷奮躍力不從須慚怖征營痛心疾
首形留所在神馳寇穴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志
者臣當首啟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并立聰勒不梟臣
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后隕首謝國沒而無恨
及二都傾覆社稷絕嗣

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右司馬溫嶠曰昔班彪知劉氏
之復興馬援識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
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無張昭之才而公有桓

父之志豈可辭命乃為作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既至引見
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心辭旨慷慨舉
朝屬目帝器嘉焉王遵周覲謝琨庾亮桓尋等並創維未舉嶠
殊以為憂及見王道共談歎曰江右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後
琨為段疋碑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勲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
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

鄧沉齊王周輔政引為左長史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召沉以
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良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沉行次
長安河間王顥請沉為軍師遣席遠代之后領留雍州刺史及
張昌作亂詔遣顥沉將其州萬人并西州府五千人自藍田以
討之顥不奉詔沉自領州并至藍田顥又遣奪其眾長沙王乂

命沉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既逼京都王師屢敗王湖祖洮
言于人曰鄧沉忠義果毅雍州兵大足制河間宜啟上詔與沉
使發兵襲顥顥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從之沉奉
詔馳檄四境令七郡之兵及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
守博幸年太守張光安定公曹皇甫澹為先鋒攻長安顥時頓
于鄭憲縣之高平亭為東軍聲護聞沉兵起還鎮渭城遣都督
虞蔓率步騎萬餘人逆沉于好畤接戰蔓眾敗顥大惧退入長
安果急呼張方沉渡河而西顥每使兵出戰輒不利沉乘勝攻
之使澹溥之精甲伍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顥帳下陳軍來
遲顥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翔太守張輔率眾救顥橫繫之
大戰于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顥奇澹壯勇將活之澹

不為屈于是見殺沉軍遂敗率余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郭偉
夜至沉軍大驚而潰于麾下百餘人南遁為陳令所執沉謂顥
曰夫知己之故徑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召量強弱以苟
全拔扶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井之如齊思義慷慨見者哀
之顯怒鞭之而后要斬之日者以顯上千犯順害忠義知其
滅亡不久也

監本用府元龜卷末

不為屈于是見敵沉軍遂戰車亦屯于故營張本遺其將野澤
度之說軍大驚而潰于麾下百餘人南遁為陳令野執說獨顯
曰夫知己之故徑在三之節豈不可違君父之召量強弱以事
全沈扶之日期之必死植醴之戰耳之如齊思救據慨見者天
之端怒殺之而后更斬之日考以關上干比明官害忠義其
誠言不欺也



監本明

